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法國大革命史

(四)

馬德榜著

伍光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292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法 國 大 革 命 史

(四)

著 馬 德 榜

譯 伍 光 建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010292

## 第二十四章 吉倫特黨之進攻

(一) 宣布共和 莫理斯九月二十一日寫道：「今天並無新聞，只有國會開會宣布，從此以後，無君主了。」這句話若不是一句挖苦話，就是一句很輕佻的話。

早一天晚上，已經有三百七十一個議員到了巴黎，他們一計數目，是可以開會的了。這時候似乎是吉倫特黨佔多數；選舉議長的時候，丕梯恩得二百三十五票，羅伯斯庇爾不過得了六票。被選的議會秘書，都是有名的吉倫特黨，如庇理沙，汾約等是也。十月初十日，女國民舉良寫道：「我們巴黎所舉的代表們，不敢開口。」

二十一日議會一體首先通過宣布保護財產對於宣布共和，卻很有點遲疑，經過一番疑慮之後，纔通過宣布共和的議案。羅伯斯庇爾曾承認這個議案，原是偷偷摸摸的一種議案，並無積極的宣布。但是二十五日議會曾宣言惟一不能分的共和國，我們只好當作是有的。



試看當時各省之待遇這件事體，就證明國裏是並無多少共和的思想。歷史家奧拉德帶的談諧的意思寫道：「那時議會的意思，好像是說既無他事可辦，只好先宣布共和的了。」

(二) 吉倫特黨反對巴黎 當下丹敦似乎是在政府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丹敦此時雖已被選當了議員，他們還把持他的關員地位，不肯放手（這是不合法的）。羅蘭更表示反對丹敦這種不合法的舉動，不預聞閣議的了。但是這樣舉動，更令丹敦爲所欲爲了。羅蘭夫婦暗令他們的半公半私的記者，在某報章上攻擊丹敦及其同黨。丹敦有答復；二十九日登臺演說，指斥女國民羅蘭夫人不該干預國政，所說的話是很粗的。

羅蘭夫人是恨極丹敦，夫人的家庭生活是很不安樂的，因爲他的丈夫此時起首疑心她同部左有戀愛之事。羅蘭的相貌，原來是不能動人的，又是終日愁眉不展，乖戾易怒，令人不能忍受。羅蘭此時的情景，誠然是有個原因的，只有他的夫人一個人，說他丈夫是因爲九月間亂殺的慘劇，變作現在這種情形的。羅蘭夫人這時候也起首有點遑遑畏縮了，因爲馬拉及阿貝爾攻擊羅蘭夫人。夫人怒極，要報復，從丹敦以至馬拉，一個都不饒。

但是巴黎極力幫助馬拉這一班兇徒，夫人只好激動羅蘭黨議員，反對巴黎及巴黎自治會。有一個黨人喊道：「巴黎不過是全國八十三道之一，只應該享受全國八十三分之一的權利勢力。」有幾道要上來保護他們的代表，攻打巴黎只個怪物。高山黨聽了大怒。

吉倫特黨誠然是熱心爲國，可惜是毫無戰略，對於巴黎是滿腹疑忌，恨極自治會；見了馬拉就是惡心作嘔；見了丹敦是恐怖；見了羅伯斯庇爾當作假道學，尤其痛恨。但是巴黎是巴黎，自治會是自治會。丹敦與羅伯斯庇爾，此時並未發生惡感，他們兩個人，都是同一厭惡馬拉的。

(三) 吉倫特黨之無效攻擊 當時吉倫特黨原該打定主意，究竟是要攻擊那一黨派，不應該忽然攻打這一黨，忽然又攻打那一黨。他們這樣的舉動，自然是強逼這兩黨聯合他們的兵力。吉倫特的黨人各自爲戰，心裏想攻打誰就攻打誰，兵力是分散的。那兩黨自然是合力攻打吉倫特黨。

(四) 馬拉之自衛 因爲馬拉這個人，是議會中無人不討厭的，於是就要先從他下手。馬拉是一個人獨坐在那裏，左右前後都無人坐的，當他是得了傳染病的人，他卻覺得很自然的，誰也不管他，稱呼其他議員作傻子，稱他們是豬，最後統稱他們作市僧。他滿臉都是挖苦人的神氣，面貌裝

扮又是極其粗惡。他就走上演說臺，反對他的人齊聲大喊，要他走下來。馬拉說道：「這個議會場中，我的仇人頗多。」右黨齊聲喊道：「我們都是的！」馬拉答道：「我請你們遵守規則，不要亂來罷！我請你們不要狂呼亂喊，說出許多很不像樣的話來恐嚇一個人；你們仍要曉得，這一個人替自由立過許多功，替你們也立過許多功，非你們所能曉得的！」這一個激動羣衆的演說專家，居然說出很現成，很公道的話來反駁他們，在場的人聽了都很詫異，他居然能使在場的人聽他演說。他這副老厚面皮，不顧天高地厚的，居然把議會打倒，打退他們的攻擊。

從此以後，右黨好像是撇開馬拉不顧，另外攻打一個比馬拉更有勢力的仇敵。十月十八日羅蘭故作公事認真的表示，把帳目送給議會查核。羅蘭的同黨就問丹敦要他報告細帳，顯然表示他們不相信丹敦的操守。過了十二天，他們因為九月間亂殺慘劇，彈劾丹敦。丹敦膽量是有的，毫不藉詞推諉，簡直的毅然決然擔負慘劇的責任。他的演說內中有一句說道：「我老實告訴你們罷，凡是要打破君主制，總免不了有幾塊碎磚破瓦傷及無辜民衆的！」他的演說，實在是有力量；他的蠻橫，實在是可怕，彈劾他的人，閉口無言。

(五) 盧未控告羅伯斯庇爾 隨後就是盧未攻打羅伯斯庇爾：十月二十九日這一天盧未之攻打羅伯斯庇爾所說的話，就是盧未的朋友們也覺得詫異：這是發起於先前的辯駁的。羅蘭在他報告亂殺的情形書內說道：「有幾個人，膽敢要求重新再演流血慘劇。」說到這一句的時候，在黨的議員們一齊瞪眼，都看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的面色陡變，說道：「有人敢當面控告我麼？」盧未此時深恨羅伯斯庇爾，恨到渾身發抖，立刻跳上演說臺喊道：「羅伯斯庇爾！我敢告你！我敢告你！汗蟻一位最清潔的愛國人，爲時已久了……我敢告你接連相繼的要出風頭，要拜衆人崇拜的偶像……我敢告你顯然以獨攬大權爲目的……」

這種控告的話語，是過於浮泛，在汾約他們看來，以爲是羅伯斯庇爾是很易與的，不足畏的，故此並不幫助盧未，以爲不必助他。後來汾約的日記說道：「這是大錯，我們不該饒羅伯斯庇爾，饒了他即是我們自取滅亡。」羅伯斯庇爾（此時臉色似乎有點難受）要求給他幾天工夫，預備答復。過了一星期後，答復得很得法，說了許多謙抑的話。他卻在雅科俾黨俱樂部報復，在那裏設法首先運動驅逐了布里索，隨後驅逐盧未，最後驅逐羅蘭，都驅出俱樂部。

(六) 高山黨厚積兵力，高山黨經過此番攻擊之後，同心合力，預備進攻。這種辦法，好像是過於大膽了，因為吉倫特黨雖然是戰略錯了，然而表面上還是很有勢力的。末後丹敦不能不出了政府。閣員內的司法總長加刺 (Cahen) 是很附和丹敦的，惟是有許久的時候，羅蘭以為加刺是附和自己的。丕梯恩也離開了市長署，繼任的兩位都是和平人。此時吉倫特黨的報紙，有布里索、盧未等指揮，似乎是輿論的指導。議會雖曾經攻擊過羅蘭夫人的，後來卻是毫無道理請他入座。吉倫特黨是操縱憲法委員會的，派康多塞起草，重新製造一種極其偏重民主主義的憲法。這個憲法一經議決頒行，一定為國人所感謝的。

當時統兵在外的總司令就是度穆累，是一個吉倫特黨人；他打了勝仗，似乎替本黨增加許多勢力。

(七) 邊界上之勝仗 此時度穆累是國中的大英雄。他此時正在要把征服比利時的戰略計畫好了。瓦爾美之戰的後一日，有一位普國軍官寫道：「你試看那些法國人不曉得怎樣一搖三擺的自鳴得意了，我們是不止輸了一仗！」

果然普軍似是不只受過一次敗仗的損失，不倫瑞克是奉准了普王之命告辭了。這時候忽然間柏林纔明白俄奧兩國第二次瓜分波蘭，不要普國染指。普王一驚，立刻匆匆忙忙的退兵。

度穆累任普軍退卻，並不追擊，不願意在洛林地方打仗。他向來深恨奧國，對於普國幾乎表示友誼，也不願意使普國難堪；並且同他們商量同盟，願給普國以尚在奧國手中之西利西亞（Silesia）地方。度穆累最想做的是要到比國都城玩個熱鬧。

普軍此時是驚慌得利害。一槍不放，就拋棄了維丹，又拋棄了龍威。二十九日，普軍都出了法國邊境。

這時候法國軍隊不獨據了比利時，且據了馬因斯，波稜圖（Pormentary），日內瓦，薩伏衣（Savoie），尼斯（Nice），在歐洲四出蹂躪。

俾龍的部下屈斯廷（Custine）勇往直前，往攻來因河。從古以來，法國的健兒最想的，就是飲馬於來因河。屈斯廷粗蠻好冒險，傲然自大，果於自信，不獨自以為是個大韜略家，還以為自己是個大外交家。他的軍隊是很相信他的，他的鬚髮極盛，面貌又兇惡，軍中都稱他鬍子將軍。他要令日耳

曼帝國的王公諸侯恐怖，且要普魯士恐怖，故此拔隊前進，到了來因河濱。他說是來因河一帶的愛國人民，請他來的，他攜帶了自由同來。於是據了斯拜爾 (Speyer) 窩牧 (Worms) 等處地方。十月二十四日據了馬因斯，速向法蘭克福 (Frankfurt) 而來，到了那裏，是重重的抽收軍餉。

(八) 法國取薩伏衣及尼斯。正在此時，孟德斯鳩襲攻薩伏衣，進至宋貝里 (Chambéry)，地方官歡迎他，當他是個解放他們的英雄，不久他們就召集議會，議決歸附法國。尼斯地方也有相同的舉動，此地是安瑟倫 (Anselme) 所征服的，他們就是請內附。這時候巴黎政府見法國軍隊處處得手，高興到如醉如狂，就起首夢想意大利，又借口他事要恐嚇熱那亞 (Genoa)，還想恐嚇羅馬的教王。日內瓦情願當法國的保護國。此時波梭圖已被法國軍隊所據，這是往巴塞爾 (Basle) 大路第一關。

因為法國軍隊此時連戰皆捷，國會裏自然發生許多問題，簡直是無法對付。時候又太匆促，來不及想出什麼宗旨，什麼原理。一七九〇年的議會，是鄭重聲明布告天下，說明拋棄一切征奪土地政策的。此時是否即照此次布告辦理，抑或另說出一番道理呢？丹敦本人有時要保守這個少侵犯

他國土地的宗旨，有時又要放膽開疆闢土，也是搖擺無定，是不是要冒險直前，力勤遠略，爲法國多爭許多榮耀呢？但是榮耀也是要用錢買的，不過共和初立會幾何時，立足尙未穩，若是窮兵黷武，不難生出軍閥專制來，如英國之滿克（Monck），古時羅馬之愷撒（Caesar），又該怎樣呢？

（九）度穆累及吉倫特黨 度穆累是很想作滿克，或作愷撒的，但是此時還有阻礙作不到。他此時是急於另獲一種勝仗，與阿爾良的勝仗不同的，敵人一面圍攻里爾，他卻想用奇兵襲比利時，遙遙相對。一七九二年十月國會所派的委員說道：「里爾地方日在槍林彈雨之中，卻是死守不降。」到了十月十一日，庫通寫道：「圍攻里爾的食人野蠻，已經退了；」是人聽了，都非常歡喜。

正在他們歡喜的時候，度穆累到了巴黎，滿肚子都是計畫。他自命愛國，是以想征服比國都城。他自命是個厭亂的國民，故此提議借得勝機會，恢復全國秩序。

吉倫特黨卻不曉得度穆累的祕密用意，就幫助他。他又去敷衍羅蘭夫人，特爲拋擲一把紅玫瑰，在夫人腳下，同時微微一笑，懇求夫人饒恕他既往之罪。夫人居然感動，同他言歸於好，嘗寫道：「度穆累是打敗普魯士軍隊的英雄。」有時候他在羅蘭夫人宅裏，有時在朱里（Julie Talma）



宅裏，同吉倫特黨人會面，很承受他們的恭維。最多在朱里家裏，因為這裏出風頭的女客最多，許多吉倫特黨都來聚會。一面很熱鬧的討論國事，商議如何征服全歐；一面聽女客們彈琴度曲，討論够了就跳舞。各俱樂部曉得了很恐慌，馬拉特為闖入朱里宅裏，毫不客氣的找度穆累問話。作者今要借這個機會，說一個將來的事，大約在三年之後，這所住宅易主，變作波哈內 (Beauharnais) 夫人約瑟芬 (Josephine) (後來再醮嫁與拿破崙譯者註。) 的住宅。新十月十八日的政變，就是在這個宅子裏定計的。一七九二年十月間，度穆累也在這裏計畫如何征服各國，以補將來奪取法國政權。其後共和八年新九月間，有許多弑君的議員，及得勝凱旋的大將，也是在這個宅子裏歡迎愷撒 (指拿破崙譯者註。) 光臨的。但是一七九二年秋間，這種時機還未成熟。

(十) 征服比利時 度穆累居然得了全權，去征比利時，隨即動身赴前敵，不過一個月工夫，居然征服了比利時。度穆累是十月二十八日帶了七萬八千人前進的。十一月初六日，在蒙斯 (Mons) 地方遇見奧國的白衣軍，打了一個勝仗，佔據了宅馬普 (Temmapes) 高地。這是共和國第一次大勝仗。十四日度穆累的軍隊到了比國都城，奧國政府及法國通臣大恐慌，亂作一團。十五日，度

穆累帶兵入城。二十八日，他就到了列日（Liège）。當下他的部將米蘭大（Miranda）兵臨安特衛普（Antwerp），安特衛普開門投降。有許多比國的代表，在比國都城宣布與國朝代顛覆了，特派專員赴巴黎請求准比利時獨立。

法國國會對於此點很懷疑，因為薩伏衣人，尼斯人，馬因斯人，都是請求內附與法國聯合為一的，只有比利時一國，單獨要求享自由，究竟是否要實行開疆闢土的政策呢？

宅馬普的大勝仗，激動全國的傲性。汾約說是人道主義戰勝。當議會情感最奮發的時候，通過一個議案。這個議案的宗旨說道：「凡是民族願意恢復自由者，法國皆許以助力。」這個議案的影響是很大的；當時議會以自由為名，引法國高躍這樣大的一步，獨攬大權，管轄他人。他們的意思是誠實無他的。

雅科俾黨人原是好攬大權的，與他們的性情相近，又可以借此達他們的目的。議會的兩黨，忽然變換了地位。一七九二年春間，吉倫特黨是主戰的，現在的潮流不容分說，把他們捲走了，直往前進。他們此時已經覺得不久就要借機會設立公安會，一想到這裏，他們就大起恐慌。其在對方羅伯

斯庇爾的同黨，從前有過一次反對主戰，現在看見戰事愈拖愈長，範圍又愈推愈廣，反覺得得意，並大反對。今將比利時，馬因斯，薩伏衣收入法國版圖，戰事總要拖長幾年，既是拖長戰事，就如同被圍一樣，既有被圍的情形，誠然是激烈派佔勝利。度穆累雖然主持單簡的承認比利時自由，雅科俾黨卻派人四出，足跡走遍全國，奉命預備當征服國辦法，將比利時收入版圖。

(十一) 提議收比利時荷蘭入版圖 只收比利時一國入法國版圖，猶以為未足。他們說：「荷蘭也要享自由，法國也應該派兵入荷蘭，仍以自由為名，收入版圖。」據事實而論：高山黨此時已欲實行自然邊界的理想，當日薩伏衣代表來請歸附的時候，議會曾派格里瓜報告。格里瓜的報告結論說道：「我已經詳考自然檔案，法國的邊界，應該以庇里尼斯（Pyrenees）大山，阿爾卑斯（Alps）大山，來因河為邊界。」這是十一月二十七說的話。從當時這種說話看來，法國將來是有許多大舉動的。

因為自然邊界的理想，不獨要將薩伏衣收入版圖，連比利時荷蘭兩國，都要劃入法國幅員之內。這兩件事，英國是不膜視的。英國政府不久就要非常之關切路易第十六，但是要等到法國軍隊

佔據了安特衛普，纔有表示倘若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地方瀕於危險，又將生出什麼事來呢？

高山黨一定要比利時同荷蘭，康盤指明法國國庫空虛的情形，荷蘭是很富的，要照常的納稅。這一位雅科俾黨的理財家，自然是有許多借口的遮掩他的政策。然而收入版圖，不過爲的是要錢的問題，這是一件事實，無從遮掩的。十二月十五議會通過，將所有征服地的人民收歸法國保護之下，不過這個擔任保護的人，實在是窮極無聊，不能不挑選有錢的收在保護之列。於是決定收比利時入版圖，荷蘭也是一樣辦法。

（十二）吉倫特黨似居優勢，於是不能不舉兵，這件事就交與度穆累去辦。吉倫特黨恭維度穆累，當他是個天上人，實行他的條陳。正月十三日，議會議決，設立一個保衛團體，吉倫特黨就據爲己有，與據憲法團體爲己有一樣。

當一七九三年春間，吉倫特黨勢力似是最得優勢，其實是高山黨催進戰事，吉倫特黨指揮戰事。但是高山黨時刻在那裏等機會，審判君主的問題一發起，吉倫特黨就破裂爲二，他們的仇敵，因

是得利。十二月十五的議案就是導火線，由是而引起極暴烈的黨事。

## 第二十五章 殺君主

(一) 因審判君主而發生黨爭 試問吉倫特黨是否要保全君主？加對說是要保全的。俾勒(Billaud)說是不保全的。這兩個人的話，都是對的，都是不對的；因為這兩個人都以爲吉倫特黨是全體一致，意思相同的。惟是從審判君主的事實看來，纔曉得吉倫特黨其實是分裂的。一七九三年六月，罪魁單裏共總是三十六名，都是這一黨的要人。其中不過有六個人，很簡單，很清楚的，表決定君主死罪的；其中有十個人，是主張定死罪的，不過附有一條件，是定死罪而不執行；有十二個是表決留待的。這就是一月十六十七兩日的表決數目。十一月至一月之間的事變相逼而來，那時候拿不定主意的人，很受點影響。

詳細研究當時情形，纔令吾人相信在一七九二年十一月間，吉倫特黨的要人，是實在想救護路易第十六的，但是他們因爲這個問題作戰，與他們從前作戰一樣，是毫無紀律的，並無一定主意，

又被幾個黨人從前所主張的所牽掣，又恐怕國人說他們不熱心共和，比不上他們的反對黨。

高山黨則不然，是決定必要致君主於死。他們這樣決計，並非是因為他們兇暴，實在是他們以為這樣辦法較為合算。羅伯斯庇爾很曉得這種事體，一定能使吉倫特黨分裂的；因為這個理由，更能够催逼同黨們催行極端辦法，既處了罪無可道的地位，暴烈黨必定死戰，以攬大權。一月二十日通過定君主以死罪的時候，勒巴寫信告訴他的父親說道：「我們退後的路是斷了！這個時候，毋論我們願意不願意，只好前進；到了這個當口，我們真是可以自定或生或死。」自從十一月以來，就有不多的幾個大膽冒險的人，截斷歸路。吉倫特黨因為回頭要走絕路，就送了命。

(二) 彈劾君主 高山黨最為剛決，一下手就反對審判。羅伯斯庇爾聖鞠斯特一下手就求處死。他們的理由是國會原不是法庭，又不能作法庭。聖鞠斯特所說的話更為激烈，他說道：「愷撒之死，是死在貴族院的，何嘗有什麼正式審判，不過是二十二處刃傷而已。」他們的條陳，是一種國事殺人。這種殺人的辦法，此時國人還未習慣，再過幾個月，卻是變成習慣了。（因為殺吉倫特黨人，殺丹敦，殺羅伯斯庇爾等等，都不過是國事殺人而已。）隨後國會通過審判君主，吉倫特黨額手稱

慶，以為大獲勝利。因為他們妄想以為自己是維持人道主義，把無故殺人的兇徒們打倒了。他們因為很怕擔國事弑君的惡名，故此要用大多數民意弑君。其實國事弑君與大多數民意弑君，都是無以自解的；議會的一部分，無合於法律定人罪的權力，比反對部分人數不過多一名，就要快把授刃於劊子手的事權強奪過來。

說到審判官的問題，他們委派審判官，就是不合法律。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已經規定君主不負責之條；是以按法律而言，這種審判官，不獨不能在不合法律的法庭審判，即使在法律規定的法庭，亦無審判君主之權。路易第十六所倚賴的，就是這一條的規定。又因路易不忍羣衆暴動，闖入大廟亂殺無辜，故此不肯不到堂受審。他之所以肯到這種兒戲法庭者，以為他們斷不至於敢為已甚要殺他。

(三) 審判君主 十二月十一日，巴巴魯宣讀林德特主稿的罪案，就傳諭君主到議會答覆那三十三條的詰問，派岡巴塞 (Cambacérès) 去領君主到議會。這位岡巴塞將來是位至太宰的，封王的。(他闔了封了王時候，有一天曾對至戚密友說道：「當稠人廣衆中，你們應該稱呼我王爺；若



是在我們幾個親密朋友之中，你們稱呼我大人，也就勉強可以使得了。」岡巴塞一見君主，就說道：「卡佩（Capet）（君主之姓也，譯者註。）路易我來……。」路易很不喜歡他這樣稱呼，答道：「我並不姓卡佩。」於是隨岡巴塞到了議會。

這時候是巴累主席。有人說巴累是個可親的人，路易卻為這個人的面貌所愚。巴累還勸議員們要現出正當的舉動，說道：「諸位今日是要行使新權力，諸君的態度，務必使與新權力相稱。」

當時在議會問訊的情形，是筆墨所難述。路易第十六的態度，是單簡而嚴肅，他坐在一把交椅上，每答一問，都是極其從容的。有時援引強逼他承認一七九一年憲法的規定以自護；有時不承認他們所說的事實。

議會頗為路易所感動，隆舉伊內居然提議打消法庭審判。於是高山黨大怒，責斥全體右黨，要救暴君，因是而發生大恐慌。右黨簡直的是不敢多說話，只說請議會准君主用律師辯護。議會准其用律師，路易所選的是塔格（Taget）及德倫拆（Tronchet）兩位律師。塔格辭了，當時忽然發生一種反動的感情。十九日某人的尺牘說道：「市上的粗俗女人，執了棍棒，去打塔格，卻搗了許多鮮花

送與德倫拆。有一位律師名馬爾最布 (Mallesherbes) 於時老矣，在前朝的時候，維持意識自由者多年，挺身而出，代君主辯護，還帶了一位少年律師名特塞司 (Dergano) 的幫忙。

(四) 君主的律師馬爾最布及特塞司 其實替君主說話的，還是這一位少年律師特塞司。他極其聰敏，說話又能動聽。他說了許多好處，說他最愛公道私德，又極好援引憲法規定，君主身體不能侵犯的專條。毋論什麼人，一讀這位少年演說的話，都要承認他的結論。國會除了開脫君主之外，絕不能有什麼別的話可說的。但是羅伯斯庇爾已經說道：「你們不是審判官，你們是政治家，你們只是政治家，不能變作別的。」然而特塞司極鄭重說的幾句話，留傳於百年之後。特塞司說道：「我不多說了！我在歷史面前停住了！諸位卻要記得歷史是要裁判你們的！歷史的裁判，卻是後代千百年的裁判！」讀者至此，且讀一百年後歷史家索勒爾 (Albert Sorel) 的裁判。這一位歷史家，是沒得人說他是反對革命的；這一位有信實的歷史家答覆特塞司的話，是嚴責國會之不是。

(五) 議會之受嚇 議會中的見解，是極不能一致，其有遲疑不決的，都被他人逼壓恐嚇。居然激動了羅蘭夫人發怒，她前幾天還是極力反對君主的，夫人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寫道：「所有我

們的議員，出入都滿身帶着利器的，以防暗殺；有數千人都勸他們，只好在客寓裏睡，千萬不要在別處睡，這就是巴黎的自由！此時自治會，是什麼恐嚇方法都用到了。

(六) 提議交通國人民議決 二十七日，吉倫特黨薩勒(Salle)很表示畏怯的，在議會訴說受人逼壓的話，借這件事作口實，提議改歸通國人民議決。羅伯斯庇爾聽見了有點畏懼，極力反對；他是顯然覺得各省未必批准處死的判決。他說道：「地球上，道德是一件很罕見的東西。」聖鞠斯特所說的話，比他更表示畏懼，說道：「歸國人解決麼？……這不是要恢復君主制度嗎？」雖是這樣說，歸國人解決的提議，卻很有人贊成的。汾約的說話，是很贊成的。女國民舉良，因為此時他的丈夫也當了國會議員，說的是同他丈夫一鼻孔出氣的話，說道：「這是拋錢估正面反面的辦法！」

快要投票表決的時候，在初八與十五日之間，壓力更來得利害。有一個弑君黨名累徹勒爾(La Ravellière)說道：「我一定要承認當這個特別時代，主張解脫君主的膽子，比主張定罪的膽子大得多。」那時候各俱樂部，各分區，及自治會，都喊成一片。巴累提議決定將投票的人名，一一報明，以便旁聽人可以辨別誰是潔淨的，誰是不潔淨的。部左，戎索內等訴於議會，說自治會用種種方

法恐嚇。九月間的亂殺黨，是塞滿王宮。有位羅亞爾(Loire-Inférieure)區的代表初八日寫道：「議會將用利刃逼人表決。」他曉得所有本道的衆代表們，都是要反對處死的，但是他都是很恐慌的。其中有三個議員，(弗社是其中之一)早一天晚上是決定要救君主的性命的，臨表決的時候，都翻悔了，都投了處死的票。

(七)宣布君主有罪 當時不獨有形質上的恐嚇，還要加上許多無形的恐嚇。一月十五日提出君主有罪無罪的問題，全場的議員無一個不是說有罪的。有一個議員很慘然不樂的寫道：「以個人而論，我心裏極其難過，但是全會一致，卻發生極大的效果。」在右黨看來，以爲既已投有罪的票，就可有權提議歸全國人民解決。這一個問題曾經當衆討論過，巴累說道：「若是提交全國解決，即是倡內亂。」然而吉倫特黨的計算，以爲一定可操勝算的，若是果然得勝，豈不甚妙。從此以後，就有例可援，遇着有不可開交的事，就可以援例提交各省反對巴黎。但是此時的大壓力，已經把游疑無定的議員們嚇倒了。弗社早一天還是坐在右邊的，卻投票反對同黨。還有多數和平派，都被嚇倒了。於是提出議案，既定君主罪名，應否提交全國人民議過批定。吉倫特黨雖是全體投票，主

張提交國人，也挽救不來了。反對提交的是四百二十四票，贊成提交的只得二百八十三票。

(八)表決處死議案 上案表決的，不過是指有罪無罪的話，如何定罪，另是一個問題。一月十六晚上八點鐘，起首投票。於是在二十四鐘之內，議員們逐一陸續登臺，高聲宣布他的處決。到了分道喊名的時候，是從「吉」字起首，這卻使有些議員們多加了些希望，因為「吉」字之下，就有十二個吉倫特地方的代表議員。那時候有許多人都深信這十二個議員，是決定從寬貸君主一死的，就要登臺投票了。有一個議員說道：「汾約曾當面說過：「假使只是我一個人存這種意思的，我是絕不肯投處死的票的。」他當時坐在議長席上投票的，有八個波爾多議員跟他榜樣投票的，於是遲疑不決的也把持不住了。十七早上十點鐘，有一個高山黨議員在會場席上寫道：「投死刑票的，似乎可以得勝。」

到了晚上八點鐘，票都投完了，是該汾約宣布投票的結果；因為他自己過於懦弱，也預投死票的分子的。他卻不曉得這個死刑，不獨是君主的死刑，也是他們的死刑。他宣布道：「總票數七百二十一，大多數三百六十一票，主張死刑的是三百八十七票，反對死刑或主張有條件的死刑，是三百

(九) 反對暫緩執行 到了十八日，吉倫特黨爲最後的決鬪，提出暫緩執行的問題。不過是提得太遲了，大多數的奴隸們是被得勝的高山黨拴牢了。羅伯斯庇爾、庫通、他連、巴累等，很露出恐嚇的態度，叫他們不要亂動。有一個議員早一天刊布一個小冊子，主張從緩執刑的，此時也反對從緩了。有些人希望丹敦表現他的大度，隨後他也高唱「反對從緩」。右黨聽了大失所望，歎了一聲。他們對待多爾良公爵，卻是另外一種歡迎的腔調。早一天晚上，他是投死刑票的，到討論從緩問題的時候，他滿頭是汗，走上前來喊道：「不能從緩。」右黨毫不留情的呼喝他說道：「他們聽不見你說什麼！」這位王室近支，綽號平等國民的多爾良公爵，只好再喊道：「不能從緩。」這一本慘劇，總算是什麼角色都齊備了，連殺同氣的都有了。

(十) 路易第十六之受死刑 路易第十六請緩三天，預備受刑。這三天之內，路易很顯露勇氣同鎮靜態度，很加增後世詳論他的價值。

一月二十一日，路易第十六是當着寂然無聲全城巴黎人的面前，受的死刑。當道的人，當時是

很恐怕有意外，是防備得極其嚴密的。他們是用一輛綠色大馬車，四圍都是衛兵防護，就把君主送到從前的路易第十五大街。路易第十五惡君主的石像，仍然矗立無恙。一七八九年曾經民人喊過的好君主，卻要在此地受死刑。路易第十六腳步很穩的，一步一步走上殺頭架。他一向在金殿上，卻不是個什麼人物，他此時登了殺頭架上，卻是個大人物。劊子手名參孫 (Sanson)。翌日早上，這個劊子手寫了一篇紀載，他說道：「君主還幫着我們，替他脫衣服，我們要捆綁他的兩隻手，他卻有點爲難。送終祈禱的牧師告訴君主：這是最後的犧牲了！他自己就伸出兩手，他登了殺人架，要向前走幾步，好像是要談說幾句話。這是不能讓他的，他只好讓我們領他到一個地點，把他綁下來。君主於是大聲說道：『人民們！我死得無辜！』隨即掉轉臉來，對我說道：『諸位！我並無犯過他們控告我的罪，我希望我所流的血，能鞏固法國全國人民的歡樂。』」這個時候好像有點掙扎，劊子手遲疑了一會子；松退爾發令打鼓催劊子手行刑。此後只聽見一聲可怕的聲音，卻被劊子手的刀塞住了。劊子手似乎很動了情，又說道：『我要說句真話，君主忍受這些情形，是異常之鎮靜，異常之剛決，很令我們詫異；我相信君主之所以能够瀕死尚能這樣鎮靜，大約是篤信宗教之力。』有一位很愛

國的人寫道：「他勇於就死。」當行刑時，羣衆喊了幾聲「國家萬歲」大概而論：看行刑的人，都是寂然無聲的。

（十一）一月二十一日慘劇之後效。當下衆人實在都是心裏非常之不安的，凡是表決死刑的人心裏尤爲不安，人人都是很震動的。有一個高山黨議員寫道：「這一個星期內，我們都覺得很疲頓。」這一個疲頓的星期，是有莫大的效果的，伏了好幾個人的死機。不到兩年之後，如汾約及羅伯斯庇爾等，也是要送死的。其餘的人，也就發生許多神思顛倒，居多數走入歧途。他們此後毋論看什麼都改了觀念，他們此後看人世的事，總離不開殺路易第十六的斬頭架。

不獨是人心變了，連革命的性質也變了。有一個國會議員寫道：「大路都搗毀了。」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只好向前走。前進卻是真前進，不過都是瘋狂的前進；這樣的瘋狂前進，發生恐怖時代；同時卻能令他們對於歐洲暴君們大獲勝仗。因爲既已打倒君主，此後凡在地球上的君主，都要打倒的。他們也很明白是個生死關頭，倘若打不倒別國的君主，他們是要送死的，只好合力共作造成一個弑君黨。他們從此以後，都無立足之地，無安生之地，一直等到另外一個專制的出來。這個專制



的，就是拿破崙（Bonaparte Napoleon）。這位專制大家，設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夠答應他們，保全他們不至於受報復，他們纔算是放了心。

但是一七八九年初發現的革命目的，難道就有無窮期的戰征麼？是不是不能不有恐怖時代麼？造成幾個少數專制家麼？隨後再造成一人專制的狄克退陀麼？這些都不是原來的目的，不過是一月十七日的投票，逼這個爲自由而革命，發生以上所說的種種反對自由的效果。

## 第二十六章 度穆累之叛

(一) 一月二十一日政黨及歐洲 一月二十一日高山黨大獲勝仗，汾約及巴巴魯雖是投死刑票的，也補救不過來。因為他們曾經提議過歸國人解決，就足以使俱樂部不相信他們，說他們是偽君子，想設法開脫暴君。況且他們的朋友，有許多是投免死票。凡是這種的議員，他們都指為國人的仇敵。羅伯斯庇爾及其同黨就用這樣有毒的利器，攻打他們。

還有一層：歐洲同盟反對法國，是快成為事實了。還有一個統兵大將，預備賣國了。因此舊時的邊界，就立刻有警。這還不够，還要添上法國西邊發生內亂。因為有這樣種種危險情形，不能不設法維持公安。吉倫特黨是幫忙的，但是過於遲疑，後來都用不着了。不過一個月之內，羅伯斯庇爾就要驅逐他們，把他們逐出委員團。從國防團至憲法團，都無吉倫特黨人的足跡。吉倫特黨之失敗，自然是咎由自取，但是亦因有別種情形，作者要研究出來。

路易第十六被弑的那天晚上，有兩個馬賽人很受了激刺的寫道：「凡是君主都死了！」但是他的國的主，並不願死。

(二) 英國之干預 第二天英國就宣言說：「法國犯了自有歷史以來未有過窮凶極惡的大罪！」(英國人卻忘了他們查理第一的頭，是怎麼樣在白宮割下來的。)英國人就借口這種話，要來干預。英國是決計毋論什麼都可以看得過，惟有法軍佔據安特衛普，是絕對不能相容的。丹敦是從前有好幾時很遲疑不肯承認自然邊界的主義，到了此時他卻要高聲大喊的要實行了。他說道：「法國的邊界是自然劃定的，我們要向四個方向發展，北至海西至萊茵河，東南至阿爾卑斯山，西南至庇里尼斯山。」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要尼斯，薩伏依，日內瓦，瑞士的朱辣(Jura)，萊茵河畔各省，比利時及荷蘭一部分，都要收入法國版圖。

英國全國都大怒反對，國會且不管他們喊，一月二十九日，諭令度穆進攻荷蘭。英國此時要加入決鬪了，西班牙因為法國弑君，激動一種宗教的憤怒，也跟著加入決鬪場。

(三) 日耳曼諸侯大會對法國宣戰 日耳曼諸侯的同盟，原已暫時搖動了，此時立刻聯合

起來。一月二十三日，俄羅斯與普魯士又瓜分波蘭餘地，奧大利似乎是暫時且不過問。他們答應與國由他取法蘭德斯，亞爾薩斯，洛林等，作為賠補；又任從英國希望可以取安特衛普大陸。各國出戰的兵餉，皆仰給於英國，於是英國釐金入柏林，維也納，馬德里（Madrid），吐林（Turin），那不勒斯（Naples）。隨後日耳曼諸侯大合宣戰，以弑君為借口，骨子裏是因為法國的自然邊界主義，其最深藏於心中的，自然還是因為看見法國快到土崩瓦解的時候了，他們要瓜分法國。

（四）法軍在荷蘭比利時之敗。歐洲聯軍的奢望，初用兵的時候，似乎可以達到。二月十七度穆累纒入荷蘭，就被敵軍打退。奧軍大隊入比利時。三月初三，度穆累部將米蘭大圍攻馬斯特立喜（Maastricht），不得解圍，迅速退守列日，軍容不整，不到兩日，又被奧軍打退。三月初八，度穆累奉命退守比國都城，度穆累卻逕回巴黎，對於弑君的國會忿怒之極，比他忿怒聯軍還要利害得多。凡是要翻騰政局的人，必先要有多少威望，纔能辦得到。此時度穆累並無這種威望，卻要推翻政局。十二日他對於國會是怒不可遏，再也忍受不住，只好發露出來，於是寫了一封信給國會；這一封信，簡直的是一件宣戰書。

他的同黨吉倫特黨人，大受這一封信的打擊。同時又被羅伯斯庇爾善用時機，佔了先着，吉倫特黨又受打擊。

高山黨是要拚命的奮鬥到底；況且此時那羣不逞之徒，都幫助吉倫特黨，更不能不作孤注的一擲。正在這個當口，右黨失其依據。

政府中人加拉首先投入高山黨，隨後羅蘭的部下，亦相繼投入。加拉原賴羅蘭當了陸軍總長的，此時忽然倒戈，既投入高山黨，還不是附和丹敦，卻去作了馬拉的信徒。這種舉動，羅蘭夫婦覺得極其難堪，羅蘭夫人此時好像也氣餒了。十一月二十五，夫人寫道：「馬拉無時無刻不攻擊我，比作安推涅特 (Antoinette)，在報上說了無限若干壞話，他攻擊王后的話，也不過如此，把罵王后的話拿來罵我。」有人說道：「夫人此時故示坦白，居然承認同部左發生戀愛，還說愛情雖是極濃，而並非肌膚之愛。」他的丈夫把他夫人所說過於自信的話，卻並不放心，覺得極其難堪。他已經勞於國事，精神委頓，又滿肚子悶氣，無從發洩，憤極辭職。於是政府的大多數閣員，都投入高山黨。現在只剩下兩個極懦弱無用的兩個閣員。一個是克拉微勒斯，一個是勒布朗，是吉倫特黨的代表。

羅伯斯庇爾及馬拉兩個人，進步太猛了；他原意要同吉倫特黨講和，他的夢想，原是要聯絡各黨同心一致，以禦外侮。

(五) 丹敦出力聯絡。於是首先讓步，提議彼此先開談判。但是羅蘭夫人度量褊窄，不能忘仇。他的朋友，也是同她一樣，加對很激烈的喊道：「講和是可以的！什麼都可以！惟是殺人的兇手們及與兇手們同謀的，是一定要辦的！」這兩句話分明是指丹敦。丹敦瞪眼看住加對說道：「加對，你不曉得寬貸人，你是自取滅亡的！」

當時的國勢，是危殆到萬分，丹敦是見得到的，不能不同各黨派講和調停。他自己嘗走到比利時查看軍情，他很想國會忘記了彼此的競爭，聚精會神的整軍籌款製械。

(六) 維持公安政策。當下丹敦惟一的計畫，是要加練軍隊。同時羅伯斯庇爾卻要嚴辦外侮的奸細。巴黎各分區，已經提議設立革命法庭之必要。吉倫特黨有許多人都反對這種辦法。汾約說：「這種法庭，不過是羅織鍛鍊專行酷刑的機關，比從前威尼斯(Venice)的慘酷法庭還要殘酷千倍！」又有人提議設立公安會，又被他們反對，不能成立。那時候原已有一個國防會，是在他們黨

人手裏的。他們以為有這個國防會諸事都可辦，不必再設什麼公安會了。

反對黨不肯干休，決計要強迫他們通過，定於三月十日決鬪，卻不能成功。但是此時奧軍已克復列日，輿論大譁，把國會嚇倒。羅伯斯庇爾趁這個機會攻擊議會，說他們有意寬縱，貽害法國。丹敦是向來主張激烈的，演說了好幾次，幫助羅伯斯庇爾。於是議決通過，設立革命法庭。我們都曉得的，將來要演請君入甕的故事。自設立革命法庭之日起，剛好一年，丹敦本人反被這個法庭處以死刑。

第一部分的恐怖機器，算是鑄成了。第二步，就是設立公安會。國防會自然而要反對，但是因為這個國防會的事權，都在大多數的吉倫特黨人手中，高山黨更要攻倒這個國防會。國防會的會長就是加對，最爲羅伯斯庇爾所痛恨。迦第及他的同黨，能保守這個巢穴麼？不料十四日，度穆累給他們一個大打擊，他的信已經到了巴黎，國防會壓住不宣布，決定派丹敦及德獵克洛亞（Delacour）去勸度穆累恪守其職。假使果然實行他所說的恐嚇話，吉倫特黨此時已經動搖，更要傾覆了。

(七) 度穆累之舉動

度穆累的意思，原要等到打一個勝仗，乃實行他所說的恐嚇話，他正

在等機會。三月二十日在尼爾溫登（Neerwinden）地方，以為機會到了。他原以為這一天可以打

勝仗的，不料他的未受過紀律的義勇隊，對他不起，左翼敗退，度穆累只好退兵。

他於是決計不等打勝仗了，先回巴黎。丹敦費了許多唇舌，勸他對議會說幾句認錯的話。

(八) 公安會 但是來不及了。三月二十五日，因為尼爾溫登這一敗，不得不用極端政策，設立歷史上最著名的公安會。在過渡時間，不能不位置幾個吉倫特黨人作委員，卻不佔大多數。不久就要澄清，把吉倫特黨人都驅逐出會。

吉倫特黨就是這樣失去一切立足之地。最奇異的，就是吉倫特黨是已經完全失敗，居然還能苟延殘喘六個星期之久。

(九) 法國的西邊舉事 因為環境所迫，纔設立公安會的，對於反對黨就慢慢很不利了。剛好這個時候，發生兩件大事：一件是西邊舉事，一件是度穆累反叛，完全證明設立公安會之必要。國會並不等列日失守，然後派兵鞏固北邊的防務，惟是不能再盼望有多少義勇隊。二月二十五日通過徵兵制，要徵調三十萬人，是用抽籤法選徵。

這是第一次強逼入伍，舉國猶是騷然。凡在主張革命的地方，徵兵制尚可以易於通行，並無十



分騷擾。但是在向來不滿意於革命的地方，這個徵兵制就好比星星之火，就鬧成一大片，難以收拾的燎原大火來了。

法國西邊的地方，如拉芬底，蒙士，諾曼底等處，有好幾年來並不為時事所感動，他們都是粗野的種地人，並無一個市僧。小康的鄉紳，住在農民羣衆中，所過的日子，與農民相似。小教區裏有小牧師，向來是為區民所擁戴的。革命並不十分擾亂這些地方，惟是宗教官制卻不然，很發生騷擾，比革命利害得多，這是不足為奇的事。拉芬底地方不過是要等機會舉事，反對這種魔鬼新制。那裏有一個侯爵起事，纔發現出來這一處地方早已亂機四伏的了，處處都可以起事。

二月二十五日通過的徵兵制，就是導火線，一觸便炸。在當地人的意思，以為這個革命怪物，不獨要驅逐他們向來所愛戴的好牧師，到了這個時候，還要把他們的好孩子壯丁們拉走了去，當魔鬼的兵丁。既然是要我們壯丁打仗，不如叫壯丁們打魔鬼罷！

(十) 拉芬底的領袖 警兵們要拉當地的壯丁去當兵，自然是毆打起來。那些種地人，纔算是實行真民主主義；他們第一個領袖名叫卡特利諾 (Cathelineau) 是個挑夫，是個好人，為人慈

群相野而誠篤。他首先激動本地的人，不到一個星期，拉芬底全境，都鬧起來了。

最初起事的時候，並無什麼維持王室的思想，並不是宗社黨，他們是爲維持宗教起事的，因爲宗教被巴黎的無賴打倒了。除了幾個出身微賤的人當領袖，還有幾個小康之家的鄉紳，如拉洛士黎克郎 (Larochefoucauld) 等，也挺身而出。政府見這件事很是出其不意的，事前並無防備，駐紮當地的軍隊，爲數極少，一起事都被鄉民打退了。不久，安如 (Anjou) 全境都反了。不到兩個星期，當地的壯丁，把重要都會市鎮都佔據了。當下有一個退伍的軍官蓬宋 (Bonchamps) 同他的幾個朋友，把這羣起事的鄉民，用兵法部勒起來，於是乃有秩序，乃能成軍。他們組織了三大軍，蓬宋統領的一軍駐在羅亞爾；沙勒特 (Charette) 所統帶的駐馬累 (Marais)。在此兩軍之間，有一支當時所稱爲天主教大軍的，是一個易北 (Elbe) 統領的。

三月初間，有幾處重要地方很危險，快要失守了。諾曼底及布勒塔尼 (Britany) 兩處，全境騷然。西邊既已起事，他處聽了，不難效尤，相繼起事，遙相響應的。南邊這時候是已經民怨沸騰，不難因一處起事而蔓延南邊全境，又不難自南而北，蔓延到腹地的，此時全國很有內亂之勢。

此時不獨內亂，還加以度穆累謀反勢成。他已經同統帶奧國軍隊將官通情款，只要奧軍承認不入邊界，度穆累願意把比利時雙手奉送與奧軍。度穆累居然實行將所有軍隊都撤回，離開比國。三月二十六日，度穆累在都爾內 (Toumay) 遇見三個著名的雅科俾黨，以為他所謀必遂的，過於得意，好像是醉了的，又過於忿怒，忘其所以，居然明目張膽的，把他的計謀都告訴了這三個有名的雅科俾黨，說是他要帶兵入巴黎，關閉所有的俱樂部，救出議會，不使受俱樂部恐嚇。隨即又寫一封恐嚇信，給陸軍總長。

(十一) 組織恐怖機關 因此國會得了警告。這時候國會要同時對付兩件極其可怕的事：一件是西邊內亂，一件是東邊的反叛。議場的情形是極其擾亂，吉倫特黨原是一片真誠，維持革命的，既不願令人疑心他們是與拉芬底地方的天主教人同謀，又不願人疑心他們同度穆累同謀，不得不勉強遷就，表決高山黨所要求通過的各種辦法。心裏雖然是極不願意，卻又不得不跟隨他們走。那些時所通過的議案，就是三月十九日懲辦貴族及教士；二十一日責成各自治區設立革命委員會；三月二十八及四月初五日頒行法律永遠貶逐通臣；四月初五創設革命軍。如是者不到三個

星期時間，將所有一切實行恐怖的各種機關，都辦成功了。此後是選舉權力最大的公安委員會。初次以行政大權交付於此會的九個委員。馬拉說道：「非激烈暴動，不能建立自由；若要破壞君主專制，不能不暫時忍受自由的專制，這是絕不能少的事。」四月初六日，這一個有狄克退陀大權的公安委員會成立。委員之中，並無一個吉倫特黨人，無一個被選的。此時的公安會是丹敦獨攬大權，不久卻被羅伯斯庇爾逐出了。這個公安會，就是執行吉倫特黨死刑的。

(十二) 度穆累之投敵 當下度穆累只管造成自己的罪狀，就把他所附的黨毀了。當時派了四個專員，其中有議員，也有陸軍的人去找他。他們是奉命，是要速解度穆累回來，歸國會審辦，毋論他願來與否，一定要把他解回巴黎。四月初四日，度穆累把這四個專員交與與人，激動部下反叛，又激不成功，只好投入敵軍。

(十三) 度穆累之投敵是為吉倫特黨宣布死刑 吉倫特黨很真誠的不承認度穆累作同黨。但是從前原是吉倫特黨保舉他的，又曾經屢次扶助過他。他這種無地可以自容的謀叛，簡直是要把吉倫特黨破壞了。這時候所設各種的委員會，內裏並無一個吉倫特黨的人，自然更令人犯疑。

俱樂部宣布吉倫特黨的罪狀，說他們潛謀通敵。與英奧兩國通謀。自從這一天起，吉倫特黨是絕不能不破壞的了。羅伯斯庇爾的綠色小眼睛，是注視吉倫特黨。馬拉說了許多辱罵他們的話，激動羣衆吞噬這個吉倫特黨。

## 第二十七章 吉倫特黨之倒

(一) 攻吉倫特黨 布里索及戎索內一定要嘗嘗斬首臺的滋味：他們一定要在臺上跳舞跳舞！這兩句話，是一七九二年五月間，卡累當着加拉的面說的。

這個時候，吉倫特黨雖毫無事權，但是仍然還是阻手阻腳的。作者卻要承認高山黨對於時局，卻是很能明白的。當時的法國是不肯前進。有一位特派員於三月二十六日，寫信給巴累說道：「毋論什麼地方，人人都厭倦革命。」於是當道的人，就推得一種結論，以為一定要用力強逼，然後能振興厭倦。振興的方法，只有實行公安的大例。吉倫特黨雖然是維持扶助某某種辦法的，但是對於公安的辦法，還是反對的。是以若要實行公安政策，必先要打倒吉倫特黨。

他們攻擊吉倫特黨，是日見其激烈。右黨是質質然的攻擊丹敦，丹敦於是決計也合力攻擊吉倫特黨。加拉說道：「他因為要自救，要損朋友，故此逾越一切範圍。」他放縱他的左右手對穆郎刊

布他所著的聲明惡劣的布里索黨歷史，其中有要求驅逐布里索黨出國會的話，不到數天功夫，印了四千冊。

馬拉的攻擊，更是日見其激烈；現在是在很高遠的地位，宣布他的激烈議論。因為此時馬拉當了雅科俾俱樂部的首座，專對各分道說話，控告吉倫特黨。說他們是賣國賊，要救君主，要他們受審判。

(二) 吉倫特黨之辯護 吉倫特黨反攻，四月十三日，指斥馬拉對各道的宣言，為有意激動流血，居然令國會通過，要這個國人之友馬拉，到革命法庭受審判。

自治會的人想不到吉倫特黨會得了勝利的，於是更加忿怒，決計要議會領略他們的手段，叫他們恐懼。他們以為這一班市儈，非受些恐怖不可。當時的飢民，有一半餓到半死，他們求國會設法，議員中進步最猛的人也無實力援救，只有好言安慰。例如羅伯斯庇爾也不過說得好聽，說的是：「你們住在窮簷茅屋的人，不必妒忌住在高樓大廈的人。」自治會又要激動飢民鬧事，恐嚇議會的市儈議員。十八日帕奇 (Pache) 因為逼於庸劣無能，被逐出陸軍部，卻有許多入歡迎他當巴黎

的市長。當日走入國會，遞了一個呈子，主張限定物價不超過一定最高的價值。這是拿共產黨的主義作理據，是一種社會的政策。其中有兩句要緊話，就是說國人不必反對財產權利，地面上產生的東西，同空中的空氣一樣，都是人類共同所有的產業。

(三) 表決規定最高物價的議案。議會聽見這種條陳，非常之驚動，向來未有這一次那樣驚動過。於是把這個問題，先交與該管的審查會去審查。自治會於是宣布：「只要一天無源源接濟民食的擔保，羣衆是不解散，不撤消革命情形。」國會受此恐嚇，果然於五月初四日通過。定最高價的議案從這一天起，自治會完全曉得他們的大能力了。

(四) 馬拉之被劾而開脫。自治會又逼壓革命法庭，開脫馬拉，因為各俱樂部，以為審判馬拉是不能忍受的大辱。但是開脫馬拉，即是譴責吉倫特黨。四月二十四日，法庭果然開脫馬拉。那時候的離奇情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羣衆就在法庭把國民之友馬拉擡在肩膀上，一直送到議會，在他的坐席上；又把他擡起來，一直送到雅科俾俱樂部，請他坐在他的椅子上；又有民衆把他擡在肩上，從司法院擡到王宮。羣衆們的舉動，簡直的同瘋子一樣，把會議廳的大門打開，把馬拉擡得高



高的馬拉頭戴挂冠，是一個衣衫襤褸的愷撒，他微捲嘴唇，露出險惡的微笑，因為他報仇時候到了。他說了一番話，羣衆喝采不歇，等到以為把彈劾他的人羞辱够了，纔讓羣衆們擡他同去雅科俾俱樂部。羣衆是崇拜他如神明，這時候在俱樂部受他們崇拜，到了極點了。

吉倫特黨人氣並不餒，不過是怒不可遏。因為盛怒之下，他們就忘其所以，變糊塗了，又開始攻擊巴黎，卻毫無實效。

吉倫特黨一面只管說空話，自治會卻一面的實行。他們現在又想大舉，因為要大舉，就要軍隊，國民軍原有總司令一席，卻被法律撤消了。他們選了一個當散工的裁縫，名布郎熱 (Boulangier)，當了國民軍的統領。

自治會如此舉動，是顯然不留餘地的，太過僭越權限了。他們的用意，不問可知。議會很顯露不安的態度。吉倫特黨提議兩個辦法：一個是解散自治會，二同時在部耳日 (Bourges) 招集補遺的代表。這種雙層辦法，即使不能解散他們謀反，至少也能使他們的舉動無效。但是議會此時都是敷衍自治會的，好像是着了迷，如同鳥之見了蛇，被蛇迷住了，動不得。五月十八日，有一個高山黨議員

寫道：「議會同自治會鬪法，是鬪得很兇的。」巴累希望有緩兵之計，就可以暫時阻止他們。

(五) 選派十二個委員 提議派十二個委員查考，以便考慮此時的局勢。

這個計畫，或許可以從此掩埋這件事不提，但是吉倫特黨不以掩埋爲然。五月二十四日，派十二個委員，是右黨得了操縱這個委員會的權，於是立刻決定要加添議會的衛兵；同時又拘捕阿貝。這個人以代理檢察官名義，是自治會的靈魂。二十七日，自治會的代表們，就到議會要求釋阿貝。當時是易斯那當議長，辱罵他們一頓。這位議長所說的話，未免太過火，看他所說的話，就曉得這一黨因爲議會過於懦弱，無從洩忿，故借這個機會盡情吐露出來。易斯那說道：「你們聽我說：自從三月初十日以來，時時都有作亂的事，地方官又從來不警告議會，假使作亂的人攻擊國會的代表，我以法國全國的名義，告訴你們：假使果有這種事，是要把巴黎全城都毀了的，法國全國，是要替代報仇的，那時候就無從再找巴黎。不知從前的巴黎，是在森河的那一邊了。」

這羣國會議員滿肚子裏的妄想，以爲空言可以令人恐懼，議會此時也就忘其所以，許多議員們歡聲如雷的恭維議長說得好。阿貝耳仍然是拘禁不放，吉倫特黨人以為大獲勝利，就出了會場。

但是舍瑟爾亞洛代理議長，卻決意令自治會代表滿意。說道：「道理的能力同國人的能力，原是一件事，你們來請我們還你們的司法官，要我們還你們持平辦法，我們既是國人的代表，是要還給你們的。」此時公安會忽然干預，勸議會（此時會場只有一百個議員）投票表決，釋放阿貝耳。同時又表決一件更為重要的事，就是禁遏十二委員會。當時吉倫特黨散得太早，到了晚上，纔聽見謠傳，說是他們末後的利器，被人奪了。

翌日（五月二十八日）他們又把利器奪回來。他們招集兵力，取消二十七日的議案，十二委員會又重新設立。

市政廳是不管議會幹些什麼事，自治會是決定辦法，預備起事。

（六）五月三十一日之亂 起事是在五月三十晚上，巴黎的各分區派定專員聚集大主教府（離市政廳相近）關閉城門，大敲警鐘。自治會的理事會恭候指揮起事會成立，辦交代。專員們大為嘉獎，以國人信用名義，復理事的職。卻有一個條件，要他們擔任維持神聖的自由，及神聖的同胞主義，要鳴警鐘，要打警鼓，要羣衆執械。凡是幫起事的兵丁，每一名每日領四十蘇（Sous）。投効的

人是很多，還派了一個統帶投効的兵。這個統領名罕里奧（Hanniot），無人曉得他是個什麼人。

響警鐘是在三十晚上，吉倫特黨以為立刻被亂民所殺，都躲藏了。天亮，他們就出來，走入王宮，（此時會場改了地方，改在宮裏的舊戲院開會。）只見有三個高山黨在會場裏。丹敦已經到了，他說他並不着急，說道：「並沒得什麼！」但是丹敦是不善戴假面具的人，他心裏有什麼事，都要現出面上的。吉倫特黨看見他的神色，曉得不好。當時盧末（Loupé）對加對說道：「你看他臉上很難看，很露出有極可怕的希望，今天他要把我們貶逐，是無疑的了。」

隨後有許多議員，陸續到會，加對是議會的秘書，他走向他辦事的地方。

議會請市長及內務總長到會，加拉說幾句擔保無事的話。帕奇發誓說諸事平安，只要他活在世上一天，是沒得人敢打火放大礮的。他的話還未說完，就聽見大礮響。罕立奧居然大膽，敢放大礮。

（七）通過禁遏十二委員會 當下遞呈的人都來了，加對雖然說過擔保的話，但是一看來遞呈的人，就曉得他們的來意不妙，所有來遞呈的人都是有軍械的。加對卻並不恐慌，斥責巴黎不應放縱滋事的人及謀反的人鬧事。於是有人叫喊，要禁制十二委員會。其實此時理應增加他們的

權力，以便查問究竟是何人鳴警鐘放警礮的。庫通替巴黎辯護，攻擊十二委員會。要求彈劾二十二名議員。此時議場極其紛擾，格里瓜當議長，居然特別恭維羣衆，請他們入席。（請入席算是特別恭維，原是法國辦法，不獨議政院有此辦法，即在學會亦有此種辦法，不過是形式上的事，主席對入席人先說幾句恭維話而已，在革命時代，常有此事，不足爲奇。原註。）

巴累正在這個緊要當口，走進會場，（他自從審判路易第十六那一天起，至新七月初九日止，都是在最危急的時候露面的。）打最後致命傷的一拳，很從容的以公安會名義，要求禁遏十二委員。這就是把二十二名議員交出。

於是議會討論這個問題，吵嘈作一團，歷久不決。最後是羅伯斯庇爾登演說臺，要求拘捕二十二議員。但是他所發的議論，是說得很含糊，很支離的，這是他向來的辦法。

（八）羅伯斯庇爾要拘捕議員，紛約急了，喊道：「你趕快說出你的結論的意思罷！」羅伯

斯庇爾答道：「我要說我的結論了，我的結論就是反對你！」羅伯斯庇爾於是纔坦白的說出來，要殺他們二十二個人。

議會卻無意允許這個辦法。當時有一個在場的人說：「到了晚上十點鐘，所有議場的通道，都有執械的羣衆攔阻住了。」議會只好答應禁制十二委員。

羣衆以爲大獲勝利，巴黎懸燈慶賀。但是滋事的羣衆說：「不過作了一半，不能叫衆人的熱心從此冷淡下來。」

六月一日早上，各處張貼告條，說道：「國民們呀！你們要出力奮鬥，祖國有危險，最高的法律，都在你們手上了！」這一天原是星期日，不能辦什麼事。罕立奧還是照常的組織他的軍隊，並無執政們來干預他。馬拉以爲昨天的事大失所望，決意獨斷獨行。到了晚上，他一個人溜到市政廳的鐘樓鳴鐘告警。自起初決鬪，至這六月初二，都是一位國人之友馬拉指揮這一天的革命舉動。

（九）六月初二日 六月初一日，自治會得了生力軍：有一支告奮勇的義勇隊，個個心裏都是發炎的，原已起程向拉芬底地方去。自治會卻把他們追回來，改派他們先懲戒巴黎城裏的賣國賊，隨後再進剿西邊的反叛。晚上九點鐘，有許多執械的暴徒，圍攻議會。格里瓜又讀一張新呈子，是四十八分區公遞的。要求彈劾十二委員，說他們是與度穆累通情款的，要激動外省反對巴黎。議會

把這個呈子，交委員會審查辦理。但是到了半夜，聽見有軍械衝擊的聲音，原來是罕立奧的軍隊，已在王宮周圍布置好，預備作戰。到了天亮，看見有六十尊大礮，向住王宮，調回的義勇隊，佔據了最要害的地點。其餘的出路，共總有各區派來的八萬人把守得很嚴密。有許多議員到會的，就如老鼠走入捕鼠籠。

單子上有名的二十二罪魁之中，有兩名，一名是巴巴魯，一名是隆舉伊內，毅然不顧，很大膽的深入重圍。繼起的，有易斯那等四個人。這幾個人一面被人呵喝，一面攻擊他們，說了些動聽的話，指斥用壓力逼勒之不該，要求禁遏行同反叛的巴黎官吏。又攻擊自治會。此時有許多人辱罵這幾位議員，他們絲毫不為所動，把要說的話，都說完了纔走下演說臺來。

這時候輪到遞呈子的人說話了。說道：「國會裏的反叛議員們的罪惡，你們是曉得的了；我們這是最末後的一次，在國會面前控告他們。」議會看見羣衆實在是無禮，也怒極了，只好不管，於是起首討論例行公事。羣衆大呼，充塞會場及充塞旁聽席的亂民們，忽然都退了，跑出門口，大喊道：「我們救祖國罷！我們執械預備罷！」

議會初時是大受激刺，隨後是嚇倒了，四圍的看看，要找出路。那個不聲不響極其陰鷲的巴累，一以為有了好出路，提議請被勅的議員們自行辭職。隆舉伊內不肯。宋波於是對他說了幾句侮辱的話，隆舉伊內用幾句反射的話，對這個遠俗和尙宋波說道：「古時要犧牲人的時候，是要替犧牲束髮戴花，然後領到神座前；宋波，你曉得罷！牧師只是殺犧牲，卻並不侮辱犧牲。」有一個人說道：「隆舉伊內說這句話的時候，好像頭上有光圈。」巴巴魯也不肯辭職，他原是個美少年，此時滿臉現出殉道的神色，說道：「我曾經發過誓，是要盡職而死的，我不能食言。」場中的議員們，呆坐着如同木雞，一言不發。議長舍瑟爾亞洛也一言不發。

(十) 議員們被禁，忽然有一羣很生氣的議員們走進來，他們原是要想走出王宮的，被暴徒們作踐了一番，(有一位議員的衣服被他們撕破了) 被他們用槍毆打回的。

巴累喊道：「讓我們作給他們看看，我們是自由的；我提議，我們被圍於軍隊中，還是一樣的可以議事，他們不過是來保護我們，這是無疑的了。」

舍瑟爾亞洛站起來，這個人的儀表是極好的，只以外貌而論，他當議長是最合宜的，他戴上帽



子就向外走，議員們都免冠跟隨在後，好像是議會要覲見君主的。

於是三百位議員，都聚集在比武場。讀者應該還記得八月初十，路易第十六將要倒的時候，也是向這條路走的。

(十一) 比武場的情景 議長到了這裏，看見面前一排大砲，大砲面前是革命軍的將官，爲首的是一位戴了烏羽軍帽，就是他們的總司令，卻不認得他是誰。這位總司令就是罕立奧。警察報告寫過他的面貌說道：「罕立奧有一副兇狠的面孔，粗俗易怒，一開口就是亂喊。」這個人原是個光棍，曾當過教堂的小錄事，當過底下人，賣過白蘭地酒的。當議員們拿了帽子向前來的時候，這位身材短小的總司令，坐在馬背上，動也不動。

舍瑟爾亞洛很客氣的問他道：「國人要什麼國會，不過願國人歡樂。」這一位當過底下人的總司令答道：「舍瑟爾亞洛，國人起事，不是要走來徒聽空言的，國人要求交出二十四個罪魁。」站在議長左右的議員們聽了，喊道：「把我們都交出罷！」

(十二) 破手們預備開砲 總司令一言不答，掉過馬頭大聲喊道：「破手們預備開砲！」

國會退後這一羣議員們走來走去有些穿院子的有些向花園走的各處找出路軍隊們很看他們不起，對着議員們喊道：「高山黨萬歲！吉倫特黨上斬首臺。」議員們走到吊橋，看見馬拉帶了些兵，對議員們喊道：「我要你們回去議場，你們爲什麼這樣怯懦無膽，棄職潛逃。」馬拉在後趕，議員們在向前走，走回去議場，軍隊恥笑他們。這時候這一個大而無當的議會，變作笑話，同從前羅馬時代略同。當時的侍衛，先辱罵羅馬帝一番，然後行弑。後來所有的大政變的種子，都是這第一次政變播種的。六月初二日，是罕立奧當着議員的面，關閉大門的。後來新十月十九日，是馬拉從窗間把議員往外掉的。

這一天舉事的目的，實在是要先把議員們關禁起來，令衆人看他們不起，隨後再強逼他們自相殘害。議員既回到議場，纔坐下，就有庫通起立糊說了一番，說道：「國民們聽着新有國會的議員。現在一定都覺得他們的自由，是有了擔保了……你們也實在曉得你們可以自由議事，我此時要求，不是彈劾二十二位被告議員，我此時所要求的，是議會通過宣布把這二十二位議員幽禁在各人自己家裏。」有一個吉倫特黨議員聽了庫通這一派糊說，就攔阻他，喊道：「請那一位走去，送一

盃血，請庫通飲罷！他很渴的了！

(十三) 議會交出吉倫特黨員 這二十二位議員是誰呢？馬拉說出他們的姓名來。有一會，他把這個名字取消了；有一會，又把那一個名字添上。一面說，一面恥笑他們。他逐個名字喊出來，凡是他所喊出名字的人，無一個不是很出過力促進革命的。例如隆舉伊內，他是在一七八九年首創立革命俱樂部的；拉保 (Rabaut) 原是球場會議的領袖中之一；汾約，戎索內，加對，易斯那，都是對於八月初十預爲之地的；巴巴魯，是攻打王宮的；丕梯恩是贊成攻打王宮的；布里索是很有名的，是一七九一年的大布里索；哥薩 (Gossas) 及盧末 (Louvet)，是一七九二年雅科俾黨報的最出力的主筆。

這件議案是高山黨通過的，其餘的議員們不過是旁觀者。等到暴徒們都聽見說議會把他們最好的議員犧牲了，就大聲歡呼罕立奧，把大礮撤退比武場，大門也開了，讓議員走。

議員們走過的時候，不曉得聽了多少挖苦的話，其中有幾位議員，全不曉得免死狐悲物傷其類的話，今日犧牲了同類，異日也把自己犧牲了。罕立奧撤退大礮，不過是暫時的事。

## 第二十八章 外省之反對（一七九三年六月至七月）

（一）自治會之得意 此時有幾位吉倫特黨的領袖逃走了。庫通報告說，他猜他們是跑去加入他們的拉芬底軍隊。這一句是含沙射影的話，話裏是有毒的，可見其中是有了計畫的。高山黨是決計誣賴吉倫特黨是宗社黨，到了這個時候揭開了假面具。這種話或者可以攔阻議會說話（議會已經有七十五位議員說話指斥這種舉動）並且還可以露出一種假理由，解說將來各省的反應。

在巴黎本處自治會，是得意洋洋。汾約，布里索，戎索內及其餘幾個吉倫特黨，已經被捕了。部左，加對，易斯那，巴巴魯，丕梯恩是逃走了。羅蘭夫婦及兩位閣員克拉微勒斯，勒布朗（Le Brun）是罪魁單上有名的。丹敦以為這種辦法太趨極端，外交總長原是他的左右手，也在要捕之列，他很不高興，時時刻刻都有兩個警兵看守住勒布朗。勒布朗還是照常的辦公事，同委員會面商公事，一面

發出對付歐洲各國的外交公文。可見得丹敦是一日不能無勒布朗幫忙的。但是丹敦爲羅伯斯庇爾所恐，勉強的宣布五月三十一及六月初二兩日，爲有榮耀的日，因此自治會又得了第二次的勝利。

巴黎此時忙於指斥失敗的黨員，加他們種種的罪名。他們又使了許多手段，叫人民於初一日推餓，到了初二日就來了許多糧食牲畜。初二這一天市上的牛羊都很充足，價錢又不貴，這不是要感謝打倒布里索黨的好效果麼？然則議員們還要說話反對這種舉動的，豈不是有意要人民推餓嗎？然則是要總司令罕立奧帶了軍隊，再去議會走一次，叫那七十五位說話反對的議員也嘗嘗滋味，然後可以安然無事的了。這種話一傳播出來，議會再也不敢說話反對了，只好隨自治會幹去。丹敦也不敢設法攔阻他們，叫他們不爲已甚。

(二) 外省之反動 外省卻不然，各道都舉兵起事。盧未說有六十九省都說話，反對巴黎的舉動。有一位說是有七十二道反對，正式舉旗起事的有二十道。

里昂地方並不等到六月初二，就先起事。自治會在五月間，屢次壓制國民代表，就有充足理由

逼各道起事。於是反者四起，如平地起一個霹靂。有一個雅科俾黨的市長，是一個著名的專橫家，被人民捉去審訊過之後就殺了。六月初二，國會派的林德特到里昂地方，就有人告訴他說：「里昂市長不承認國會，因為國會欠完全，要等到國會完全了，把六月初二拘捕議員的議案取消了之後，乃能奉行國會的命令。」這個大市鎮，於是也組織一個公安會，管轄羅尼（Rhône）、羅亞爾（Loire）兩道地方。馬賽（Marseille）也起事了，最易同里昂聲氣相通，伸手援助。波爾多是決定要作各處起事的中心點。六月初八日，各機關請各分區設立公安會。初九日，就設立起來，請各道相與聯絡。有兩道是預備用他們聯絡的，吉倫特道也有同聲相應的，部左從巴黎逃出來，勸諾曼底（Normandy）加入，於是成爲一個極有勢的半圓式，漸漸的包圍六月初二起事的人，把他們打倒。

原應將波爾多作起事的中心點的，但是部左是諾曼底人，加對是波爾多人，巴巴魯是馬賽人。部左勸他們兩個同到諾曼底，故此就在諾曼底亞甫勒（Evreux）起事。這都不是從中心點發難，是從左邊極端發難，是很失策的，卻是在喀延（Caen）地方。於有六月十三日，各道的代表會議。當時的輿論之激烈，是至於極點的了。那位有名的女使科對（Charlotte Corday）小姐，（大詩人柯奈

耶 Cornille 之姪孫女) 就是此地人，因為憤恨填膺，故此就從此地隻身遠往到巴黎，於七月十三日把馬拉刺死在浴盤中。只是這一件事，就可以證明當時的激烈情形了。

(三) 吉倫特黨為宗社黨所牽掣，部左費了許多力，只得了這一點效果。他同他的朋友們一動手辦事，纔曉得為難。他們誠然是招募許多人馬，但是入伍的人，都是宗社黨，這一件事卻太過便宜了高山黨。有兩處城市，原是吉倫特黨，但是同時也是主張共和的，不屑與拉芬底的宗社黨往來。在諾曼底地方，卻有一個宗社黨，在一個共和黨部下辦事。在里昂地方有兩個很坦白承認是宗社黨的，卻統帶軍隊在土倫 (Toulon) 地方起事的。把英國的海軍請來，立路易第十七作君主。共和黨起事，卻同這種人聯絡起來，自然是要失敗的。芬底黨是白黨，攻下兩處城邑，正在向西進發。西邊的藍黨，只好自相聯絡起來，抵禦白黨。凡是共和派的各分道，起首與宗社黨分離，要借故同國會講和。

國會善用機會，用靈敏手段，於六月二十四日提前表決通過憲法。

(四) 不倫不類的一七九三年憲法，自有歷史以來，未曾見過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憲法。起

草員是舍瑟爾亞洛，他這個人最會開頑笑，他騙憲法委員會的同事，請他們去國立藏書樓，找尋邁諾斯律 (Laws of Minos) (古希臘神話說紀元前一四〇六年頒定極公平法律。)當下又使手段，在議會逼迫通過他起草的憲法，(他自己明曉得是絕對行不通的)附了幾條不相干的民主制保障；其中就有立法議會，每年一選，人人都有選舉權。國民會議一起首就規定民衆投票議決，未經民衆投票議決憲法草案，就不能成立。

所有的議員，無不稱讚這個憲法的，(二十五日有人寫道：「這個憲法，一定可以使國人享歡樂的了。」)又把這個憲法的許多好處，告訴各地的選員，同時還加了兩句話，說道：「這個憲法，一經國人承認，國會的大功就算告成了，此後是新選的立法議會來辦事了。」各道本來快要發難，得了這種擔保及保障，也就冷淡下來，於是有許多人高聲歡迎這個新憲法。主張通過的，共投了一百八十萬多票，其敢於犧牲性命，反對這種怪憲法的大英雄，不過一萬一千六百人。除了十道之外，其餘七十三道，對於這個憲法，是很表示滿意的。

雖然他們久已引領而望的憲法，總算是辦成了。有人說這個憲法的性質太過帶斯巴達(Sparta)



artan) 彩色，不能行於法國（斯巴達是古希臘諸邦之一，譯者註。）這個憲法定得太好了，好像一件極精巧的東西，只好當擺設，不便拿出來用的，一用就恐怕要打碎。但是要使法國全國的人都曉得有個憲法存在，故此打一個神龕，把這個寶貝憲法，鎖在龕裏，放在國會的大會場正中間。巴累說道：「憲法的搖籃，就是憲法葬身之地。」

（五）諾曼底舉事之失敗 他們的目的是達到了。七月十三日，諾曼底的軍隊大敗，有個吉倫特黨議員，借口憲法成立，就拋棄同黨而去。部左，加對，巴巴魯幾乎被捕，幸而逃脫，從海道到了吉倫特海濱。誰知波爾多反開門歡迎他，連及依利薩伯，隨他們在當地忙的推行恐怖政策。

在南方的雅科俾俱樂部，一手拿住憲法，一面截斷波爾多和馬賽，不使他們通消息。又截斷馬賽同里昂通消息。雅科俾黨的軍隊，把馬賽的小軍隊打敗了，八月二十五日入據馬賽。巴黎派去的兩位專員夫里龍，巴刺斯教訓他們，尊重憲法。他們用什麼方法教訓馬賽人的？後來自有分曉。

只有土倫及里昂兩處，有意抵抗國會到底。二十八日，土倫很恐怖，就開了城門歡迎英國兵，後來是法國兵圍了多時，（此時圍攻土倫是歷史上有名的事，）一直到了十二月十九日纔克復的。

里昂是一直堅拒，等到有國民代表拿一道命令來，要把全城毀滅，於十月初八日纔歸附的。

(六) 因為同盟主義害了南方。一七九三年的事變，後來都用同盟主義稱呼。其實這種同盟主義，在秋天之前，早已打倒了。但是這個同盟主義，到了巴黎手上，是一個絕好的借口，因為後來有許多都是利用這種借口，規定建設保安政府的，因此，便替羅伯斯庇爾把丹敦逐出委員會的。他們此時，已經把丹敦看得過於容忍了。

他們驅逐丹敦是毫不費力的。丹敦好比是個猛獅子，正在他最辛苦辦事的時候，糊糊塗塗的，就讓羅伯斯庇爾這個狡狐，輕而易舉的捉了去。

巴累說道：「我們這個大共和國，不還是一個被圍的大都會。」故此宣布國家被圍，是一件很正當的事。這種被圍情形，是最利於高山黨，羅伯斯庇爾並不反對長久的被圍，這就可以解說他為什麼附和短兵相接血戰到底的政策。丹敦卻不然，很想縮小戰事範圍，願意先同外國開始談判講和，希望國裏可以享和平。

丹敦的性質是很希奇的，故此有許多歷史家當他是一個謎，猜不着他是什麼用意。至於丹敦

的死對頭羅伯斯庇爾卻不難猜着，因為羅斯伯庇爾是按部就班，慢慢的進行的人，心計是極工的。丹敦是勇猛孤行的，歷史家往往猜不着他。丹敦作的是和平及統一的夢，但是歷史家索勒爾（Sol）解說得很清楚，說是丹敦新近的行爲，是易於授人以柄，易受攻擊的；況且他又有一個弱點，因為羣衆最激烈的時候，他必要維持他的向來名譽，博輿論的歡喜（輿論歡喜，往往不是件好事。）他因要附好於羣衆，故此不得不大聲疾呼要報仇，同時卻又微露不爲己甚之意。他與彌拉波同犯一個毛病，往往因他自己是個本來議會的大演說家的特性，引錯了路。但是演說家同政治家的意思，是往往不能相容的。索勒爾很有充足的證據在手，證明丹敦一面要與歐洲某某部分講和，使其不畏忌法國，忽然又在演說臺大聲疾呼說道：「我們要用礮彈對我們的仇敵，宣布我們的憲法；時機到了！我們要作最後的大宣誓，我們若不能破壞所有的暴君，就惟有一死！」

（七）丹敦與羅伯斯庇爾之鬭。羅伯斯庇爾卻在一邊冷眼旁觀丹敦的性情同政策的互相角力。此時公安會雖被聖鞠斯特（St Just）及庫通闖進來，仍然還是丹敦能指揮大多數。羅伯斯庇爾設法，暗中攻擊丹敦，惟是公安會的權力薄弱。此時馬因斯（Mayence 或 Mainz）地方，已

經被圍將於七月二十三日投降。筏崙西恩 (Valenciennes) 是二十八日降的。這兩件卻都是意中事。佩蒙 (Piedmontese) 將軍似復用進攻之策，西班牙兵要逼進拍品永 (Perpiignan) 及貝雲 (Bayonne)，拉芬底 又打了勝仗。丹敦 的朋友味斯忒曼 (Westermann) 在西方打了敗仗。這正是攻擊丹敦 的機會，議會很嚴斥味斯忒曼。丹敦 曉得這是對他發作，不為辯護。丹敦 在議會是善攻而不善守，羅伯斯庇爾 部署圍攻丹敦 的軍略，極其靈敏。丹敦 此時是很厭倦政黨的生涯（往往表示厭倦之意），他向來好色，此時正在結婚，未免溺色過度。

（八）丹敦 被逐出公安會。他的仇敵羅伯斯庇爾 是無時無刻不是全副精神注在政黨生活的，是以只要一舉手之勞，就把丹敦 驅逐了，真是易如反掌。七月初十，羅伯斯庇爾 提議，要把公安委員會的數目，從十二人減至九人，丹敦 卻不在九人之列。羅伯斯庇爾 探准有大多數作自己的後盾，二十四日他就入了公安會。這就是共和二年操無上大權的公安會，一直等到新七月九日，這個公安會纔解散的。

丹敦 以為在公安會之外，用武之地更寬大些，聊以自慰。公安會原是他的最堅固的巢穴，他卻

法國大革命史

爲人所愚，被人驅逐出來。

## 第二十九章 公安會政府

(一) 奧國政策之迂緩 羅伯斯庇爾入了公安會，這公安會的權力，就變作非常之大。假使一七九三年的夏天，敵軍若是直搗巴黎，公安會就無暇部署一切了。有一位軍人說道：「幸而奧國實在是有意識的異常的迂緩，不然的話，革命是早已受一百次的失敗了。敵人來得迂緩，故此法國纔能有時候練兵選將製成勁旅。」

這位軍人說奧國是有意遲緩，這一句話說得很對。因為別國在那裏瓜分波蘭，奧國向隅是極不滿意。奧國早已垂涎克拉科 (Cracow) 地方，別人瓜分了波蘭，就對奧國說：「若是奧國兵力能够取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及里爾 (Lille) 兩處地方，則取為己有可也。」奧國由是深恨普魯士。普魯士要把新分得的波蘭地方收入版圖的，都遇着種種為難，疑心是奧國從中作祟，這兩個同盟，因為變為仇敵，生出極大惡感，為向來所未有過的。彼此互相疑忌，故此他們的聯軍向西前進

的時候，彼此都無諒解，毫無精神。普魯士既克復馬因斯地方，就在亞爾薩斯（Alsace）邊界上按兵不進。奧大利卻攻克康狄及筏崙西恩兩處，進至里爾，卻並不包圍。英國雖然是費了許多金錢，卻無法振刷普奧兩國的精神，又因為英國極其貪得無厭，故使普奧兩國離散。

（二）歐洲各國要瓜分法國。通臣們自然是竭力催聯軍前進，以為法國到了瓦解的時候了，復辟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殊不知歐洲聽見通臣們的話，當他們是說夢話。歐洲的外交家實在是厭聽通臣的話，極不耐煩，就對他們說道：「你們以為我們作戰，為的是要你們歡喜麼？」這句話是麥舍（Mercy）說的，因為奧軍得了筏崙西恩就扯上奧國旗，通臣們見了大嘩，說道：「這是我們君主的主權！」麥舍還答道：「類如這樣的事，你們還要看許多次呢！」

麥舍所說的還要看許多次，是指攻克法國各省之地而言。因為聯軍已經定了規畫，要瓜分法國了，只因如何瓜分的條約尚未完全議定，故此按兵不進。聯軍看見法國內亂，不久就要獻與仇敵，為什麼着急，直搗巴黎不過是兩星期的事。他們是要把瓜分的辦法都議妥了，再進兵。一個活潑的大熊，他們還未捕着，就先商議如何賣熊皮，這是聯軍的大錯特錯。

(三)組織國防 當下這條大熊就趁個這機會，操練筋骨，磨礪爪牙，法國國會一步一步零碎碎的就建立起革命政府，由革命政府而組織國防，後來就無往不利。

此時操最大事權的就是委員會，這就是有實力的行政機關，(所謂行政會即內閣，是共和二  
年新三月十二日取消的。)閣員都被壓制倒下來了，事權都在大委員會手上。

不久無論大小事都歸了委員會辦，凡有行政機關，都聽他們指揮。這個委員會之外，只有一個委員會是獨立的，這個獨立的，就是保安委員會。

(四)公安會 實在就是警察部，公安會開會議的時候，有權可以請保安會來與議，以收一致進行之效。除了財政不計外，這個公安會是什麼事都管到了。這個會有極充足的祕密費，有權選派或免黜軍官的大權，是以能指揮他們。有派代表分赴各道之權，又可以黜免文官，另派他人。又指揮外交政策，不受何等節制。教育，典禮，宗教，美術等事，都歸這個委員會管轄。又有拆閱私信的權。此會又設一個祕密機關，祕密費又歸委員會任意支用，這就是再造政府的明證。這個委員會是幾時纔取消呢？一七九三年十月十日，聖鞠斯特說道：「要到復睹太平的時候取消。」



(五) 委員會的十大首領。這個委員會就在被弑的君主所住的最有名的綠殿辦公，就可以見得他們權力之大了，有一個人曾微對巴累說道：「再進一步，就是金殿了！」

委員會的十個首領，把政府應辦的事都分任了。羅伯斯庇爾是無一事不注意的，是在國會代表委員會的右手，就是聖鞠斯特，管轄警察機關。他這一隻右手伸得很長，一直伸到邊界上，因為他派有監軍，有時很有驚人的舉動發現，不止一次了。這一個少年最喜歡干預軍事，自以為無所不能。庫通是管內政，俾約及科羅得，不久卻專管派赴各處人員的函牘。舍瑟爾亞洛管外交，但是巴累要同他爭權，隨後果然把舍瑟爾亞洛撤開，獨據外交一席。這個巴累在委員會裏頭，最好包攬把持，他把教育同美術也攬在手上。普累爾（甲）在會裏頭算是最無聲無臭的，常被派遣出外辦事。普累爾（乙）管理糧食，他同林德特合作。林德特是一個最勤苦耐勞的人，以出力辦事得名。聖安德烈（Saint Andre）管海軍。噶爾諾（Carnot）重新組織陸軍。

他們雖是各有專責，卻往往輪流辦理他部職務。噶爾諾嘗說：「委員會裏頭，分作兩班，一班是政客，一班是辦事人。」這句話未免言過其實，政客也常常辦事，辦事的也常常辦政客的。試觀委員

的檔案，就曉得分部的界限，並不十分清楚。然而這一個殘酷無人道的委員會，卻真能齊心一致。

(六) 委員會之勤勞 這十個委員，真是勤勞到了極點，往往一連有幾個月，他們就關閉在委員會裏，日夜辦事。一面研究公文，一面吃人肉，或送嫌疑犯上斬頭臺，或派兵赴前敵，或送千萬人入監獄，或送千萬人赴前敵送死。其中也有戰勝的，但是送死的居大多數。法國原是筋疲力盡的了，卻被這班人操練一番，居然筋骨也有了大力了，血液也充足了，腦部，心部都強健復原了。他們有個時候是實在疲勞了，倒在榻上，只睡三點鐘，又起來辦事。

這班勤勞委員所辦的事，是非同小可的。這一間綠色的屋子，起初不過當作一個試驗室，要製造一個國家，隨後是變作一個鍊鋼鐵廠，把這個國家，錘鍊一番。最後從他們手裏造出一個改良形狀的東西來，卻是曾鍊的純鋼打成的。拿破崙心裏是非常感激這個大鐵廠的，因為打造出這樣堅韌的利器，供給他用。

(七) 通過條例的機器 在公牘上，這個大會的委員，不過是國會裏的關員。但是君主往往是關員保管的人，君主往往聽關員的調度。有人說：「國會的靈魂，就是委員會的靈魂；國會承認他

們維持他們的權力，不到出了險之後不拋棄。」委員會條例，都是委員會提議的通過，卻是國會三年之內，共總通過一萬一千二百條例。有時開會一次，可以通過十個或十五個條例，都是十大委員要求的，以便他們管理事務，及殺人及獲勝仗。丹敦曾說過：「當革命時代，辦事要迅速。」他們果然抱定這個宗旨，辦事是極其迅速，因是而大得勝利。第一屆，第二屆兩議會，都惟恐辦事過於鹵莽，定了許多持重的辦法，這時候都一概取消，無所謂二讀三讀等等辦法了。是以有許多重要條例，不過開一次會議，就通過了。國會是常在委員會嚴密監視之下，不久委員會就專橫起來了。國會卻常常造反，卻不敢公然造反，是偷偷的造反。大概而論：國會是很聽話的，委員會叫他們通過什麼，他們就通過什麼。總而言之：這個國會，就是通過議案的機器，是很聽委員會使喚的。

(八) 政府的特派員布滿全國。在中央辦事，既是如此，對於外省，又是個什麼辦法呢？政府操縱外省的利器，就是特派員，特派代表，羣衆俱樂部，及革命委員會。一七九三年三月初六日，國會派議員每道兩人監視，照二月二十四日通過的徵兵條規徵集新兵。又恐外省阻撓進行，於是授監視員以大權，推倒無論何項政黨上，行政上，財政上，經濟上，宗教上，各種阻撓，監視員有了這種大權，

簡直變了各處的節度使了。及徵兵制已實力奉行，軍隊人數足用，監視員仍留駐各道，防制反對自由的陰謀。

監視員卻受委員會節制，故此都變了十大委員的私人。共和二年新十二月初九日，又委授監視員以新職責，要他們澄清各道吏治。因為他們頗染了同盟宗旨的習氣，又要他們偵察那嫌疑者的舉動。但是他們都是人地生疎的，如何能够辨別誰犯嫌疑，誰不犯嫌疑呢？是以第一步，是要同羣衆俱樂部通消息。

(九) 羣衆的俱樂部 十大委員都是革命家出身，都曉得很清楚，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大約是全靠俱樂部的力量。現在是要組織許多俱樂部，市鎮都會是不必說的了；窮鄉僻壤，也要組織俱樂部，以便血脈流通。委員會很曉得俱樂部的勢力，既已把監視員收歸自己權力之下，這時候再把大小俱樂部也收過來。這時候各處的大小雅科俾俱樂部，毋論本部支部，都變成政府的正式利器。這個辦法與監視員同途並進，攜手進行。到了後來，監視員不聽使喚，委員會團就派國事員辦監視的事。這班國事員，都是少年無賴，都是十大委員的走狗。羅伯斯庇爾派去波爾多及土魯斯 (Toul-

（一〇）兩處地方的舉良，就是國事員的一個標本。共和二年新十一月十四日，議會通過一過條例，給俱樂部以選舉官吏之權（監視員卻不要求此項事權）。其後慢慢的傲然自大起來，委員會就把他們壓制下來，叫他們「辦朴硝」。（辦朴硝是當時一句俗語，是不許多管閒事的意思。）委員會另外組織革命委員會，替他們辦事，也是處處都設立的。可憐這個法國，受他們多少的壓制。

（十一）革命委員會。一七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通過一條議案，責成每個自治會，設立一個革命委員會。其始的職責，不過是偵察而生可疑的人；他們的偵察權，慢慢推廣到偵察所有犯嫌疑的人。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七日，又責令他們開列所有犯嫌疑人的名單。共和二年，新十一月十四日，諭令他們施行所有革命法律。這是一個極密的網羅，拉網的線索，都在公案委員會手中。這些當地的委員會，不久就為全國所痛恨，自是公安政府的利器。這個政府在內在外的組織，算是完全了。讀者若不先明白這種機關，是不能明白此後的歷史的。

（十一）國防條例之規定。這一個奇奇怪怪重新組織的新政府，第一步就是辦國防，條例是非常之嚴酷，效果是非常之良好。

八月二十三日，巴累在國會說明他的國防條例的節略，全會拍掌之聲如雷。他的節略說道：「從今日起，以至於把共和國界內的仇敵都驅逐出境一個都不容之日為止，凡是法國人，永遠都要受國家調遣，預備為國家出力。丁壯是要出去打仗；已經娶過親的是要製造軍械，運輸軍實；女人是要作軍帳，軍衣，在病院當看護，孩子是要刮舊布，以便製造裹傷絨布，老人們是要在大街上振刷兵丁們的精神，鼓勵他們的勇氣，還要勸衆人仇視君主，勸衆人同仇敵愾，一致為國宣力。這個國防條例，是個普通徵調制，凡是沒有娶過親的國民及無兒女的鰥夫，年在十八歲到二十五歲者，首先出發……每區所有徵集的隊伍，是要積集在國旗之下。國旗上要寫明法國全國奮起，反對暴君！」鳴爾諾說道：「羣衆橫暴的憤怒，改為飽受兵法的部勒。」

(十二) 混合 這時候強逼徵兵，是在所不能免的：因為一七九一及一七九二年的民氣，是已經冷淡下來了。一七八九年的宗旨，雖然還是牢抱着不放，革命所征服的，也是不肯放手。但是國人已經曉得，這幾年來不過為政黨所利用。國人雖然暫時為屢戰皆捷所醉倒，但是許多明白人都要追問這種武功，是否如捕鳥者的網羅，要把國人騙了收入樊籠，從此以後，飛不出來。故此二月二

十四日頒行的條例，國人看得是很冷淡；假使不是特派員用強逼手段，是絕不能徵集二十萬人的。等到九月間要實行八月二十三日的第一次徵調新制，國中的少年，都不肯入伍，特派員拔刀強逼，他們纔肯應徵的。然而這種少年，一經受了強逼，要他們作英雄好漢，都變了世界上最能戰的勁旅。有一位軍事家寫道：「這千萬的少年，一批一批的被逼，強赴前敵，他們到了邊界的時候，是害怕到渾身發抖的，隨後卻令歐洲全洲發抖。」

雖然這些新徵的兵，以紀律而論，也是很不能令人滿意的，同一七九二年的軍隊一樣。但是巴黎政府有了一七九二年的榜樣作警告，就要重定辦法，絕不能縱任本年新徵的士卒，隨意動作。他們用一個混合的新法子，慢慢把新兵吸收入曾經百戰的軍隊裏。有兩位熟悉當時情形的，說過當時如何混合吸收：每兩隊的新兵，混合入於一隊勁卒，以後這種軍隊以勇敢善戰，聞於天下。當混合的時候，經過幾樣隆重的禮節，一面高唱拉馬塞雷茲（*Marseillaise, La*）健兒歌，國會的特派員，對他們演說一番，彼此行同胞的互相擁抱禮，當時很有許多滴淚的。在我們今日看來，這種禮節，好像是兒戲；但是擁抱滴淚中，發生全歐見而發抖的軍隊。這種禮節，就是送少年農民，少年工匠上光

榮大路的起點。

(十三) 法國的十四軍 國會是向來最喜歡說張大其詞的話語，要求立刻發生十四軍，每軍的總數是十萬人。這原是小孩子見解，其實只能調遣七十五萬二千人，一到了噶爾諾的手，他就有實在辦法。(噶爾諾是個實行家，不比巴累徒託空言)。噶爾諾把這七十五萬餘人，分開每軍的數目，並不相等，在國內的與守邊的數目不同。此邊及謬司(Meuse)軍，是十一萬三千人，內地的不過是四千人。

(十四) 噶爾諾是組織勝仗者 這一位噶爾諾手拿兵冊，眼看地圖，是全國的參謀總長，是勃艮第人(Burgundian) 體氣極其強健，他原是陸軍科學部中一個好榜樣的軍官，也很能夠奮不顧身的闖入槍林彈雨中。又是天生一個妙算家，見事見得透亮，辦事極有規則。政客的生涯，原非所好，他常覺得政客礙手礙腳，卻是為人極其宏毅，很難打斷他的興頭的。他辦事毋論如何辛苦，是從來不覺得疲倦的。這是一個應運而興的偉人，此時特為生出這個人，來救法國的。當國內沸騰鬧到昏天黑地的時候，噶爾諾不獨是個組織勝仗的能手，並且是個善於組織紀律的好手。從外面看



他，好像是冷若冰雪的一位極鎮靜的人，故此能辦成這兩宗大事，建立奇功。巴黎用恐怖的政策，還有人替他們迴護，說是好爲大言，遍地流血的恐怖政策，就能够得戰勝的大功。假使不是這一位頭腦清楚的工程隊軍官噶爾諾把這個炸裂噴火的火山，挪到用得着他噴火的地方去立功，恐怕這班殺人的兇徒，不獨化全國爲墳墓，且化邊界爲墳墓。對於噶爾諾從前有許多人說過，作者也要重述一次，說這位噶爾諾在他的辦事室裏埋頭於許多報告案牘中，是惟一挽救法國，不令外國侵犯的偉人。又因爲他有他的部署計畫，使法國屢戰皆捷，挽救革命，不使盡爲惡名所汙。

(十五) 革命時代的軍人 但是這十四軍是要軍械的，要軍食的，要穿軍服，又要軍餉的。這一筆大軍費，都是從通臣財產充公籌來，發行許多紙幣，又起製造火藥。革命時代的科學家都想法子，蒙日 (Monge)，柏托勒 (Berthollet)，證明法國要許多化學家。有一位科學家，管理改良軍用氣球。有一位專管軍用電報。軍衣軍食，是用強徵的法子。巴刺斯在馬塞地方，忽然向那裏二萬戶小康之家，徵斂軍衣，每家要出兩件。在里昂地方則有弗社 (Fouche) 向居民徵收軍靴，把他們的靴子都收來，解到軍前備用。十一月初十日，又頒行條例，毋論大小地方，凡有豬八隻要抽一隻，以供軍

食。

等到軍隊徵集齊了，也混合了，既有了軍械，又有了軍服，都要軍官指揮他們，這是個最難的問題，又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假使都聽了他們的話，把新徵集的軍隊，都交給雅科俾俱樂部所保薦的所謂愛國者去指揮統帶，那就什麼事都要毀完了。幸而有許多熱心少年，既愛國，又善戰，如奧士（Hoche），如耳洞（Jourdan），摩羅（Moreau）等出而擔任軍事。又有產塞爾將軍（General Chanceol）等之善於治軍。有一次他的部下因久餓噴有煩言，產塞爾將軍對他們說道：「你們要曉得你們要博得爲國宜勞，爲國犧牲的美名，不是可以白白得來的，是要受許多辛苦，捱多少飢寒，受多少疲倦，纔能博得來的。」

這些統兵的將軍們，是有監軍嚴密偵察的這種辦法，原不足爲訓。然而雖有幾位軍官被監軍們犧牲了，卻是有許多是在恐怖中立了奇功的，丹敦是向來主張敢作敢爲，又常常以此勸人，大約軍官們也得了這敢作敢爲四個字的好處，故此都變作最好的軍略家，把歐洲各國的守舊持重，麻木不仁的軍略家打倒了。

一七九三年秋間，歐洲各國政府定計進行的時候，纔曉得，纔覺得法國有政府，有軍隊。但是到了曉得，覺得的時候，已經受了許多損失了。

法國也不幸，等到曉得已在亂黨把持中，要動也動不得的時候，也受了多少損失了。因為後來纔有公安政府證明法國有戰勝攻取的能力，從前不過表示有恐怖的能力而已。

## 第二十章 第一次恐怖（一七九三年七月至十二月）

（一）邊界之被逼 毋論如何錘鍊，是絕不能平地驟然製出軍隊的。秋間是有過幾次暫時的勝仗，隨後跟着有幾次敗仗。這幾次敗仗，就有人借口製造恐怖。

歐洲因為那永遠存在的波蘭問題，毋論如何，是解決不通的，受了許多影響，軍事總是無甚進步。法國的軍隊，卻要進攻他們。噶爾諾催促烏沙（Houchard）進兵，一七九三年九月初六，擊奧軍於渾德斯庫特（Hondschoote），大勝奧軍。但是他年老而膽怯，不能乘勝獲利，不知如何，任從自己的軍隊忽然發生恐慌，於是軍心大變。可堡（Coburg）乘機取攻勢，攻克摩伯基（Maubourg）。政府僞令烏沙解兵柄，令其回巴黎聽候審辦。

十月十五十六兩日，如耳洞卻打了勝仗，可以雪烏沙敗仗之恥。這一次噶爾諾卻是幫他的忙，帶隊身臨前敵的。然而同時法王軍隊在亞爾薩斯附近失敗，由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及里

爾兩處，日瀕於危。幸而此時波蘭問題發生危急，聯軍互相猜忌，有幾星期無甚舉動。於是法國軍官奧士等，得以乘機整理，能預備進攻。然而十一十二兩月，在凱撒斯勞騰（Kaiserslautern）及蘭道（Landau）兩處的勝仗，初時的事情，仍是實在可怕。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間之冬天，末後亦是獲勝，軍聲大振。初時的情形，亦不見佳。一七九三年八月初七，曾經國會宣布天下，稱英國內閣總理庇得（Pitt）爲人類的仇敵。假使這個人類仇敵，設法振刷聯軍的精神，假使可堡決計攻打斯特拉斯堡，不知法國要變成什麼樣子？

（二）恐怖初起 當時國勢極其岌岌，於是操大權的政黨就借口作非常的舉動。因爲前敵屢敗，就得了借口，實行他們的兇惡政策。又要亂殺，使人恐怖。歐洲屢屢示威恐嚇，法國就用殺人作答復。這得權的政黨，要殺什麼人呢？他們要殺的，就是愛國的將官屈斯廷（Crestin）及烏沙等，要殺的是愛國議員芬約，布里索等，要殺愛國女人羅蘭夫人。一說到這幾位的名字，就曉得當權的人，不過借公憤，借救國爲名，以報私仇罷了。

路易勃郎（Louis Blanc）曾說道：「若是說亂殺人，使人恐怖，救了法國，是一句欺人之語，不

過是阻礙革命而已。」他們製造恐怖，卻是張大羅伯斯庇爾私黨的權力。

作者卻不欲言過其實，把惡名都歸在羅伯斯庇爾身上。恐怖名詞及恐怖的組織，都不是羅伯斯庇爾創造出來的。不過他效爲己用，且加以改良，以便排擠他的勁敵，並用請君入甕的方法，使創造的人自作自受。

先是九月初五日，巴黎各分區會到國會，要求實行恐怖示威。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個時候已經殺過好些人之後，羅伯斯庇爾（他是要等到水到渠成）纔說出他宗旨。說道：「當太平無事的時候，羣衆政府的根源，是有道德的；當革命的時候，羣衆政府的根源，既有道德，亦要有令國人恐怖的權。」

（三）借口宗社黨有陰謀。巴累說當時的人，都是發狂的。巴刺斯卻承認他們的用意，說道：「我們一定要殺他們，不然我們就被他們所殺。」羅伯斯庇爾自己卻是很鎮靜的，並不發狂，卻歸咎於他的左右發狂。

他們所用的方法，卻無甚變化，都不過是說宗社黨陰謀，同庇得及可保通款，要殺馬利安推涅

特（王后）及依利薩伯，對穆郎，巴那甫，阿貝耳，所加的罪名，不過是破壞自由。有許多恐怖黨，自始至終，相信這句話。一七九四年一月十八日，庫通爲當時殘酷兇惡情形所嚇倒，也變瘋了。寫道：「已經發露一個大陰謀，目的是要殺盡高山黨議員，立小卡佩（Capet）爲王；同謀的人甚多，已經有四千人被拘捕了。我們要耐煩，不久我們就能使共和國出險，不爲仇敵所害。」庫通當時寫這幾句話的時候，大約是真相信有這種事。讀者注意大歷史家奧拉得所說的話；他說在八月初十至新七月初九日，實在是並無宗社黨陰謀，連影子都沒有，宗社黨陰謀的話，不過是造出來利用的。

這是當時實在情形。那時候的政府明知人民捱餓，無可得食，只好用一種嫁禍的法子，敷衍國民。羅蘭夫人看破他們的毒計，說道：「我們早已見到現在是時機到了！國人向政府要飯吃，政府無飯給我們吃的時候，就給他們幾個死屍塞責。」政府因爲無糧食以果國人之腹，只好請他們飲人血解渴。

（四）在外省之監視員 這種無人道的辦法，卻可令他們狐羣狗黨滿意，令這班人維持政府。當弗社及科羅得霸在里昂地方大放槍斃殺人的時候，有一個好行兇暴的人，寫信給他的朋友，

說道：「假使你看見昨日打死二百零九個壞人，你也要享受歡樂的；的確是好看，要享自由，原該如此，只管進行吧！」信後還加一句，說是同羅伯斯庇爾請安。這一羣兇徒，簡直的是崇拜羅伯斯庇爾，因為羅伯斯庇爾常告訴他們，發他們的雷霆之威，即是維持法律，維持自由。拉麥茲(Lameth)說這些狐羣狗黨，都是告密的人，說道：「這一羣兇徒，連上帝都不饒的。」羅蘭夫人說道：「狐羣狗黨們告密，黨魁們就相信，恭維他們，表明他們有公德，說他們如何爲國，如何維持自由，如何維持法律。」有一個人，反對這種殘酷辦法，說道：「古時羅馬的國民首領，是替法律說話，並不替流血的人說話。」於是反對他的說道：「這都是斐揚黨的道詞。」那位最陰險的羅伯斯庇爾，卻較爲狡猾，只說他們流血，是維持法律。

(五) 紅色馬薩祭 這時候創造一架斬頭機器，殺人殺得很快，殊不費事。一七九一年，對穆郎說笑話，說劊子手是行政機關的代表。(劊子手及行政兩字，在西文同源，譯者註。) 劊子手名參孫(Samson)，再過幾時，他真可自居爲政府的代表了。(意謂政府即劊子手譯者註。) 這個劊子手，還可以自稱爲教士，在神座前行宗教典禮。因爲這個時候，起首有許多人崇拜這一座殺頭機器，



稱為神聖殺頭機器，有一個議員名阿馬爾（Amar），有一天在國會說道：「請大衆到大神座（指殺頭機器也，譯者註。）腳下，恭行紅色（指殺人也，譯者註。）馬薩祭大典！」

（六）革命法庭 供給致祭的犧牲，是佛揆坦微爾（Fouquier-Tinville）。他是檢察長，是革命法庭的發動機。

作者不必重新再述這個革命法庭的可怕歷史。因為新七月之後，這個法庭的檢察長，裁判官陪審員，又被他人審訊。另有記載，請讀者細讀此項記載可也。

這個法庭是三月初十日成立的，立刻就作了所謂共和的保障，設在王宮，美其名曰「自由堂」。在這個自由堂所演的，何止一百幕的慘劇，一共是連演了十四個月。

這一個戲班的臺柱，就是佛揆坦微爾。他原是個理財家，因為失敗變窮了，怨恨不過，要殺人報怨，他是滿頭的黑髮，兩道濃眉，兩隻閃光小而圓的眼睛，頰頰低，黃色皮膚，短小鼻子，淺薄嘴唇。母論何時，穿的都是黑衣裳。看他的相貌，看不出什麼殘酷。他能在人血河裏涉足，一面還說笑話，當殺人是一件樂事。惟有遇着有人攔阻他殺人，或叫他殺不成，他卻真發怒。有兩位著作家，寫這個法庭

的慘狀，寫得很詳細的，讀者參觀可也。總而言之：這個法堂，上自裁判長，下至陪審員，都不是要考求情實，聽斷持平的，他們的目的，專在以人頭供給劊子手。

一七九三年六月，佛揆坦微爾簡直的是忙不過來，一連頒布了許多新條例，把全國都交給他，除統兵官及議員之外，他喜歡拘捕什麼人，就拘捕什麼人。當時很鄭重的稱呼他作「救國的人」。

(七) 殺人數目 這個法庭起初開辦的時候，判死罪的較少：在四月及十一月之間，每兩天只判一個死罪；自一七九三年十一月至一七九四年三月，每個月殺六十五人。共和二年新二月殺的是一百十六人，新三月殺一百五十五人；新四月殺三百五十四人；新五月之起首二十二日，殺三百八十一人；自從頒行新例四十七日之內，就殺了一千三百六十六人。只計巴黎一處，參孫劊子手所殺的，共總是二千六百二十五人。(讀者要記得自從九月間亂殺之後，囹圄已經是空虛的了，已經都殺完了。)

七月十二日是暗殺一位國會的議員的暗殺黨處死刑，所謂暗殺，是並無其事，這位議員還是活得好好的；所謂暗殺黨，有大多數是向來未見過這個議員的面。

過了五天，就是刺死馬拉的女俠科對小姐過堂；這位小姐，卻直認不諱，刺殺是實。這位女俠美麗而端莊，視死如歸，把人類是看得不值一文。她刺殺了馬拉這個怪物，是很鎮靜的，表示滿意。陪審官對於這件案很有點遲疑，幾乎從佛揆坦微爾手中，奪了一個犧牲。

(八) 殺王后 隨後是王后受審。自從八月一日，就把王后囚在刑部大監；這個地方實在令人可怕，他們派人看守王后，看守得極其嚴密，王后是內衣都不敢換，此時雖是滿頭白髮，仍然不改她向來端凝名貴態度，實在是能令人稱讚。有一位畫師，繪畫她穿喪服的像，比她穿大禮服的時候更端凝，更像個王后模樣。但是她臉上雖不露傷痛，他的心是早已傷痛到破裂的了。

王后到革命法庭，是十月十四日，但是她的罪名，先已判定的了。讀者都曉得，當日阿貝耳作證人，說了王后多少汗穢的話。阿貝耳及佛揆坦微爾兩個人，說得形容盡致，醜態畢露的汗穢王后，說王后引誘壞她自己的兒子。他們既用醜惡的話汗穢王后，一定要逼王后答復。王后答道：「我之所以不答復你們汗穢我的話，只因爲天也不容這種汗穢爲人母的話，我請在場爲人母的人公斷。」這句話很令在場的人表同情，法庭害怕，要驅逐旁聽。佛揆坦微爾叫趕快辯護，卻只限王后的

律師說十五分鐘辯護的話王后此時已經是疲乏不堪的了，只望快快完事。王后歎一口氣，說道：「你們還不快討厭我的疲倦麼？」

王后那種莊嚴而不驕傲的態度，一直到臨刑的時候，不見稍衰。又一個反對王后的，當日在場眼見的說道：「這個女人真有膽氣，登殺頭臺都不現絲毫畏怯。」阿貝耳也在場親眼看見王后受死刑的，等不到六個月，這一位小著作家阿貝耳，也要登殺頭臺，卻現出種種畏怯醜態。

(九) 吉倫特黨之倒 隨後就到吉倫特黨了。十月初三日，阿馬爾曾正式在議會宣讀控告他們的罪狀書（大約都是誣陷之言），於是傳吉倫特黨受審。初七日，佛揆坦微爾定了哥薩（Gozans）的罪。十四日，是其餘的人上堂，他們曉得保存性命的希望是很少的了，但是還決議盡力辯護。他們原都是律師，辯護得極好，陪審員都很遲疑，不能決定。阿貝耳寫道：「這些罪人都已經由人民定了罪的了，爲什麼還要經過這許多禮節，纔弄短他們的身軀呢？」這是對國會發表的意見，國會於是議決，說是討論過三天之後，陪審員就可以宣布一切情形都曉得了。當天陪審員就說已經聽够了，不許再討論，也不許再辯護，就定實吉倫特黨二十一位議員，都犯了罪。這二十一個人聽

了氣極了，立起來斥駁這種的待遇，只有汾約一個人以為不必再證明再辯護的了。當宣讀判詞的時候，汾約覺得身邊有一個同黨名瓦拉斯（Valano）聽了發抖，就問他道：「你覺得怎麼樣啦？你害怕麼？」瓦拉斯答道：「我快死了！」原來瓦拉斯已用利刃自戕。有人走來把瓦拉斯拖出去，他的同黨們喊道：「朋友們，打救呀！共和萬歲！」

不必讀拉馬丁（Lamarino）所寫的有聲有色的吉倫特黨就戮的情形，然後能動我們的感情！讀者只要看看這二十一個無辜受戮的議員，個個都是正在壯年有為的時候，（其中有四位是不到三十歲，有八位是不到四十歲。）個個都有才調，有特長，都是因為黨見的怨仇而受刑戮，卻無一刻不深信自由，無一刻不當人類都是同胞。弗社原是一個很熱心的教士，臨刑的時候，是對一個不肯宣誓的牧師懺悔的，算是歸入天主教。他們有好幾位臨死的時候，還是哲學家，卻不顯露不信教的情狀。汾約是特別的有深思。他們臨死的時候，大約心思都是很簡單的。瓦拉斯雖然是自殺先死，法庭還不能饒他，還要戮屍，殺他的頭。只看這一件事，就曉得這羣兇徒的用意，曉得這恐怖時代之可怕了。他們的宗旨，是一個人頭也不饒。

(十) 殺羅蘭夫人 一七九二年十二月間，羅蘭夫人寫道：「要先有清潔犧牲，然後有平允當道之日。」然而夫人的靈魂，是很反對犧牲清潔的。一七九三年七月初一日，夫人也是個罪犯了（六月間起已經被囚）。公安會曾宣布過，說是很滿意相信這個假裝有道德的女人，同他那個僞君子的丈夫，都犯了罪；這個罪，就是陰謀引壞人心云云。夫人在監裏寫了一部日記，每紙都是極其憤恨不平的話。夫人在朋友的面前，很顯露鎮靜神色，但是她一人獨坐的時候，必是傷心痛哭，哭那罪魁單上有名的她的年老丈夫，哭他所歎的部左。仇人們此時正在跟蹤捕緝這兩個人。

夫人聽見汾約及其他朋友們死了，很稱讚他們能視死如歸，自己也覺得同現在這個世界無緣了。十一月初八日，羅蘭夫人穿了一身白衣服，高高興興的到了革命法庭，見裁判官，她並不注意辯護自己，卻很注意稱讚從前附和過她的朋友們。法庭說她稱讚罪惡，不許她開口。臨刑的早一天晚上，纔把他的日記寫完了。她絕筆的幾句話說道：「老天呀，伸手歡迎我呀！公道神呀，歡迎我呀！我今年是三十九歲。」羅蘭夫人真是盧梭的入室女弟子。

有一位夫人的女朋友看見她赴法場的時候，是很端莊冷靜，很微帶笑容。原來有一個自由神

的石像，臨視殺頭臺。夫人見了，喊道：「自由呀！自由呀！世人不知借你的美名，犯了多少罪惡！」夫人嘗自恨既不生於斯巴達時代，又不生於羅馬時代，夫人之死，就是同古時斯巴達人及羅馬人之死。羅蘭夫人雖然不是個聖賢，卻是個大人物。

(十一) 吉倫特黨人逃後之慘死情形 過了幾天，羅蘭躲在盧昂 (Rouen) 地方的一條小街，聽見賣報紙的人大聲喊：「女國民羅蘭夫人被戮。」他聽了這個消息，一聲不響，走去自殺。隨後在他屍身上找出一個小紙條，上面寫道：「但願通國厭棄這種殘殺無辜的罪惡，回過頭來，發現真正人道罷！」羅蘭向來是好教訓人的，臨死還是脫不了他向來的習氣。

當下在法國那一方，有好幾人往來躲藏，有時躲在山洞裏，有時藏在鄉下的穀倉裏，個個都是不梳洗，不薙髮，穿得很襤褸的，而無人色。這幾個就是吉倫特黨的薩勒，加對，丕梯恩，盧末，巴巴魯，部左。最先是加對及薩勒被獲，解到波爾多地方斬首。有一天晚上，巴巴魯，部左，丕梯恩以為陷入網羅了，就自戕。巴巴魯用手槍自殺，打去半邊臉，滾在血堆裏，卻還未全死，還要把他解到波爾多斬首。過了幾天，纔找着部左及丕梯恩的屍首，已經被狗吃了一半了。部左就是羅蘭夫人的所歎，又是個有

名的羣衆演說家丕梯恩有好幾時，巴黎人崇拜他如天帝的。

康多塞是自殺的，佛揆坦微爾捉不着他。當時有一位大著作家寫道：「可惜如許人才，都被一羣愚頑的懦夫害了！」

(十二) 殺平等腓烈 當下巴黎是天天殺人，王后死了不久，就輪到多爾良公爵。他也是先關禁在刑部大監的，隨後登斬頭臺的。這個人在這三年間，最不爲人所齒，臨刑的時候，卻是異常之驕蹇。他卻也能輕生，吃一頓大飽，再受刑的。他不顧同氣，很出力幫忙送路，易第十六上斬頭臺的，不到一年，也就輪到他上斬頭臺了。這時候固然是濫殺無辜。但是也有一兩次是殺得很應該的。

這時候殺人是殺得忙極了，刀下頭落，那個裝人頭的籃子，忙到來不及裝。佛揆坦微爾是忙得很，要快快的把要殺的人都殺完了。這時候所殺的，也很有名的人。拉法夷脫幸而不在巴黎，(他被囚在日耳曼的一個礮臺裏)卻把他的好朋友巴宜殺了。巴宜是個有學問的人，畢生的精力，都在研究科學及天文，又竭力維持自由，就戮的時候，年紀老了。羣衆看他滿頭白髮的頭滾在頭籃裏，還大聲喝采。隨後殺的就是曼紐爾 (Marnet)，昨天他還是羣衆所崇拜的人，今天卻保不



住首領了。其後就輪到巴那甫受刑。巴那甫之後是杜波 (Dupont)，杜波是當過雅科俾黨的關員的。他之後就有克爾森 (Kersaint)，六個月之前，國會是最歡迎他演說的。克拉徹勒斯是在獄裏自殺的。其後受刑的是勒布朗，他曾對歐洲各國說過極驕傲的話的。在他之後受刑的，就是三位愛國的軍官。一位是盧克納 (Luckner) 老將軍，一位是以勇敢聞名的屈斯廷 (Custine)，一位就是好修飾的俾龍。在這三位軍官之後，又是幾位軍官相繼受刑。一位是有勇的第夫雷爾 (de Flers) 將軍，一位是英爽的產塞爾 (Chancel) 將軍，一位是烏沙將軍。烏沙是曾經百戰的老將軍，法庭說他怯懦，烏沙將軍脫下衣服，把他受過五十五處傷痕，給他們看。

(十三) 殺杜拔理夫人 隨後殺人殺得很快，卻也不分賢愚貴賤，拖來就殺，也有當底下人的，也有大貴族，也有尼姑，也有娼妓，有軍人，有前後三屆議會的議員。杜拔理夫人 (Madame du Barry) 是已過時的美婦人，也被他們拖去行刑。杜拔理夫人在法庭說了些話，登斬頭臺的時候，是慘然流涕，苦求饒她再活一刻。殺過杜拔理夫人之後，又殺了八個尼姑。不曉得這八個尼姑犯的是什麼罪名，只聽見佛揆坦說她們是糊塗閨女。

裁判官的眼睛是愈久愈兇，控告罪人的送來的罪犯，也日見其多。游手好閒的人，無事可做，每天都走去法場看殺人。九月十七日，通過嫌疑犯條例，十二月十六日施行。這時候所有的監獄，都有人滿之患。索勒爾說這個嫌疑犯條例，就是一種空頭拘票，交與羣衆臨時填名捕人。有一位著作家描寫當時監獄的情形，說是監裏的過活，是很奇怪的，監裏的人，不甚以生死注意，殺人的及將被殺的，好像都是習慣了的，殊不以為意。加拉（Garat）纔當過關員，不久也因在監獄裏，康盤辦事向來是倚靠加拉如左右手的，常常請警兵把加拉送來幫他辦事，辦完了又請警兵把他送回監裏。衆人看見這種奇奇怪怪的情形，也殊不以為意。這個恐怖世界，改變了許多人的心腸，把人心都變壞了許多，卻也能使有些人的心變了鐵石。無知的工人們，一味的還是恭維參孫劊子手。有一位著名文章家卜雅明空斯通（Benjamin Constant）寫道：「外國人看見法國人這樣從容就刑，不禁大為驚異。」

然而在這個一七九三年及一七九四年間的冬天，（作者還未說完這個時期的事）巴黎人所看見的，還不算是大恐怖。大恐怖，是在新三月之後纔出現呢！

惟是在各省卻是已經起首了。有好些監視員或特派員奉命出去的（在一七九三年三月至七月）已經發動了。從南特（Nantes）至里昂，都有這班事體發生。

（十四）監視員之性質 作者說到這裏，不便下筆了。有許多著作家的足跡都走遍法國，已經作了許多書，描寫情形。作者若是只說大略，是難免只說個粗枝大葉，且失卻許多本來面目。作者只好說有許多監視員，是只管徵兵及預備軍食的；有許多是以革命人心自命的，很橫行霸道，卻還不至於殺人。也有幾位，居然打倒當地的土豪惡霸，此後另有一章，說他們如何辦他們節度使的職責。內 卻有若干是屠伯，作者在這裏略說他們幾句。

大委員會的舍瑟爾亞洛寫信給卡累說道：「我們若是有了得勝的把握，我們就可以行人道主義。」卡累這種人，原用不着這種激烈的話，纔施行共和式的嚴酷手段。芬底地方的戰事，很激動監視員們的忿怒，把卡累等激動到發狂。

（十五）外省之恐怖 在作者看來，卡累像是個真瘋子。後來他還要說他有救國之功，這就可以證明他是個瘋子，因為他自己當真相信他救國。他在季干德（Gigandet）礦裏，及在摩甫

(Mouves) 田上，放槍殺了一千八百人，難道是必要槍殺這許多人纔能救國麼？必要在南特地方把斬首機器架起來，終日不停的殺，然後能救國麼？他因為拋棄死屍來不及，把屍首裝在漏洞的船上，駛出河口，然後拔出塞漏洞的塞子，把一千八百具的死屍填了河。他從十月十九日起至第二年二月十四日止，殺了四千人，以為法國得救了，然後纔走的。隨後他果然瘋了，至死不悟，還相信自己是古時的大英雄。

這時候殺人救國，成了普通的風氣。列歧尼奧 (Lequinio) 同卡累一樣，也是犯了瘋病的，一定要嗜嗜人血是什麼滋味。同劊子手住在一起，同劊子手共桌吃飯，一定要在他面前殺人，有時還要自己動手殺人。他嫌裁判官判得太慢，另外派一班當裁判，犯人的供詞還沒說完，就要開刀。有幾處地方，都是同遭這種大劫。

在法國的西南，他連最為出色。九月十九日，波爾多投降之後，他連及他的同事，不問是宗社黨或是同盟黨，捉來就殺。他們簡直的是要殺什麼人，就殺什麼人。他們設立一個軍事委員會，委員們對於罪名的輕重，是不管的。貴族同吉倫特黨們都一律稱為害自由的人，一律的斬首。從十月二十

九日起，至新七月初九爲止，他們不過殺了三百零一個人，這卻不是因爲他連大發慈悲，只因爲他戀愛一個美貌女子，這個女子很救了許多性命。這個女子貪財，其中有許多是花了錢買命的。軍事委員會也是貪賄的，後來查出委員長受賄，委員長也要登斬首臺。

此外有好幾處地方，如土魯斯（Toulouse）等處，也殺過人。不過這些地方向來是雅科俾黨最多的，殺人較爲少些。

（十六）夫里龍在布羅溫斯地方所辦的事，在羅尼（Rhône）河左右地方，卻大不然：自從一七九三年三月間起，是夫里龍管轄布羅溫斯（Provence）一帶地方。科第力爾黨人，原是他的朋友，比他端正得多，見了他卻個個縐眉。有一位作夫里龍傳的人說道：「他這個人並無腦筋，最易受激刺，他的面貌令人望而卻步，原是個報館記者，淫亂好殺，一面殺人，一面說笑話，有巴刺斯幫忙，他就獨攬科第力爾俱樂部的大權。」馬賽地方的科第力爾俱樂部，開了十次堂，就殺了一百二十人。那個時候，已經把土魯斯地方從英國手中克復了。（這是拿破崙第一次立功。）科第力爾俱樂部，就忙着殺人。夫里龍自己笑着對人說他自己槍斃了八百個男子。其實他向來好吹，不過槍斃了二

百八十二人。讀者要參考奧拉德刊行的尺牘，纔曉得實在詳情。土魯斯的戶口從前是二萬九千人，後來只有七千人。然而夫里龍及巴刺斯高扯得勝旗，入馬賽的時候，還有人歡迎他們，稱他們是搭救南方的英雄。南方誠然是得救了，卻被他們殺了三百三十二人。這是開堂四十二次所殺的數目。這真是光彩奪目的紅色馬薩大典禮。

(十七) 科羅得霸及弗社在里昂地方所辦的事，在南方所演的紅色祭禮，還趕不上里昂地方所演的顏色那樣深。作者已經說過，此次里昂的恐怖，比巴黎利害得多。兩相比較下去，佛探坦的殘酷，還要讓好幾籌。弗社後來竭力的不承認，要把慘殺的責任，全推在科羅得霸身上。( 科羅得霸原是個小丑出身，後來變了一個專演慘劇的，又變了好酒的，日在醉鄉。) 但是有他們親筆的信。在信裏都是說的怎樣滿意，怎樣得意的話。他們究竟是爲什麼得意的？新十一月十四日，他們用排槍槍斃六十四個少年，槍斃之後，還要用刀剝碎。二十五日，又照樣結果了二百零九個國民的性命。差不多每天都有這種殺人的事，好叫這兩位所謂愛國者，過他們殺人的癮了。除了槍斃之外，還有殺頭機器，殺了許多人。這兩位大節度使，曾宣佈過，說是他們的心，並不爲殺人所動。還說他們

的目的，是殺人以鞏固後人的歡樂。因為要鞏固後人歡樂，故此弗社在里昂地方流連不忍去，一直要等到殺了二千人纔罷手的。弗社還寫道：「我把這二千具血水淋漓的屍首，都拋在羅尼河裏，令羅尼河兩岸的人，發生恐怖；畫出一幅圖畫，令人曉得人民權力之大。」

有一個名叫哲服格 (Javogre) 的，也是一個極殘忍的人。他在里昂附近的一個市鎮，豎起殺頭機器，殺人也不少。不過他的說話說得單簡些，只說道：「我的屠殺有很好的效果。」

(十八) 勒蓬在阿拉斯地方所辦的事。各處亂殺人，都說是有好效果。作者不欲細說在各省亂殺人的事了，只說在阿拉斯 (Arras) 地方所演的慘劇。在這裏是勒蓬 (Le Bon) 指揮一切，他原是一個教士，起初委員會有點疑心他過於懦弱，嘗警告他不要誤會了人道主義。他於是要表明並無人道主義，把兩省地方用人血泡起來。在一個市鎮的地方，六個星期之內，殺了一百五十個國民。但是他的全力要留在阿拉斯地方，纔使出來。他還是個少年，臉無血色，兩隻藍眼睛。他的秘書寫道，勒蓬殺人，好像是個瘋子，他是狂殺，亂殺，一到殺人，他都要臨場諦視的；看過殺人之後，回到自己家裏，還要演出被殺的人種種可怖情狀，煽他的老婆。後來輪到他被拖到法堂受審，把他從前殺

人的詳細的慘狀都發露出來，他自己聽了也糊塗了，喊道：「你們早該用槍把我的腦子打碎了！」

六個月之後，這些屠伯之中，有好幾個想起他們從前亂殺人的事情來，卻大為驚怖。這些屠伯，因為實行無涯岸的專制，故此都變了野獸。其中也有好幾個人，因為恐怕人家說他的懦弱，故此變本加厲的，忘記了自己是個人，也變作野獸了。

巴黎的當道，是無所不用其極，逼壓他們亂殺。委員會寫給卡累，他連，夫里龍，弗社，勒蓬等，鼓勵他們殺人的信，至今還有一封存在那裏，是羅伯斯庇爾親筆寫的信，力勒里昂的監視員從嚴懲辦，不許動搖。巴累及科羅得新同寫給勒蓬的信說道：「你只管殺！」後來天道循環，勒蓬被法堂定了死刑，當臨刑時，把殺人罪犯的紅衣披在他身上的時候，他喊道：「你們該把這件紅衣，披在國會身上！」



## 第三十一章 羅伯斯庇爾及私黨

(一) 私黨 國會雖是似乎指揮一切恐怖的办法，然而最畏懼波及的，還是國會。此時吉倫特黨是已經被驅逐了。右黨七十五個議員，因為反對，都已經監禁了。羅伯斯庇爾是常常的指斥會場中的私黨，他說會場中有主張寬大的私黨，有浪費的私黨，有貪賊的私黨。議會常常的畏懼有不可測之雷霆。

馬拉此時已經為崇拜他的人崇封為神，既不阻礙羅伯斯庇爾，也不阻礙丹敦。這兩個人此時是面對面的對壘了。這是羅伯斯庇爾在當權的時候；但是九月初六，幾乎恢復他的勁敵躋升最高的地位。國會曾經請丹敦仍回委員會裏辦事，丹敦明曉得在委員會裏，是附和羅伯斯庇爾的佔了大多數，說是不如從旁鼓勵各委員會努力，不必自己加入其內，不肯再入公安委員會。但是二十五日，有人攻擊公安委員會，要換委員，羅伯斯庇爾痛恨，竭力斥責反對黨之改變腔調，說他們受了英

國宰相的運動。丹敦卻讓他的勁敵得勝，不過聳聳肩，不多說話。只說羅伯斯庇爾的議論，是蠢驢的議論。

(二) 丹敦心裏的焦急。丹敦此時心裏經過許多焦急，他看見恐怖政策亂殺人，心裏極其

難過。吉倫特黨雖是他的仇敵，但是他心裏是向來很稱讚他們的。此時他們都已經同歸於盡了，心裏是極其不安。他雖然常時設法自慰，也自慰不來，常常當嘲笑的說道：「布里索是很想殺我的，也像羅伯斯庇爾此時想殺我一樣，他們都是好殺同氣的人。」(這兩句話也是隨後丹敦臨刑所說

的) 當吉倫特黨受審的時候，丹敦揮淚對加拉(Garot)說道：「我無力救他們的性命。」吉倫特黨定了死刑的那天晚上，對穆郎流涕嗚咽說道：「咳！我是個可憐蟲，都是我一個人害了他們的！」

丹敦聽了，同對穆郎相向而哭。丹敦對於他們這樣亂殺無辜，是坐臥不寧的，對對穆郎說道：「你看已經流得滿條森河都是人血了！流血流得太多了！對穆郎來，來，你去動筆替許多無辜的人們說句話，求他們大發慈悲，不要再亂殺罷！我出力幫助你！」但是到了國會，他卻並無舉動，好像是當一七九二及一七九三這兩年，過於勞苦，此時是精疲力盡，動不得了。有好幾位他的朋友是過於怯

儒不敢幫助他。丹敦說道：「我看人類簡直不是東西。」他此時毫不關心的態度，實在是令人詫異。但是偶然也有振刷精神的時候，不過是忽然而起，又忽然而止了。有一天晚上，丹敦在色佛爾 (Sofor) 有一個人當他的面說道：「呀！假使我是丹敦的話！」丹敦忽然答道：「丹敦睡着了；但是他總有一天要睡醒的！」殊不知當革命時代，能激動羣衆的時候是很短的，若是睡着了的話，醒過來就來不及了。

(三) 羅伯斯庇爾卻向來不耐睡。羅伯斯庇爾向來是不耐睡的，時時刻刻都是清醒的。到了這個時候，這個人是以公安委員會操縱國會。我們要較為詳細的研究這個人了。羅伯斯庇爾到底是個什麼路數人呢？有一個人是他的使徒，答道：「羅伯斯庇爾是一個有道德的人。」

他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他爲人端正貞潔，有道德。丹敦自己也說過的，羅伯斯庇爾很怕錢，他尤其害怕的是女人，他們是最恨女人的，殺羅爾夫人原是他出力居多。對穆郎夫人以爲羅伯斯庇爾是她的好朋友，殊不知就是羅伯斯庇爾送她到法場的。他還想把他連的夫人送上斬頭架。羅伯斯庇爾有一個同胞姊妹，他還冷冷的把她摔開。他自己既然是恨女人，連到喜歡女人的人，他都恨上

了。法國人是向來牽於情愛的，又是喜歡大笑的。這時候卻來了一個無愛情最恨女人的，又是最不喜大笑的羅伯斯庇爾來管法國，這是法國歷史創見的事。

羅伯斯庇爾的面貌並不醜惡，度培累（Dupleix）姊妹（羅伯斯庇爾租寓於小木作店度培累家，度培累有女二人，譯者註。）以為羅伯斯庇爾很可愛的。部左一說到羅伯斯庇爾是恨極的了，總說羅伯斯庇爾有一副貓臉，但是並無靠得住的畫片，現得出他這副貓臉來。女國民舉良也以為羅伯斯庇爾的臉，能令人歡喜。有一個畫師，繪他的畫像，有多少可以證明舉良的話。這個畫像是畫的一個楚楚少年，並不令人望而生畏，他的嘴同鼻子太寬大些，淡綠色的兩隻閃光眼睛。他卻是最好修飾的，穿著打扮，是很整齊的。他一頭的拳髮，滿鋪白粉，臉上刮得很乾淨的。他身材瘦小，穿一件藍色或栗色外褂。扣得緊緊的，外褂裏頭是一件背心，背心之下是一件繡花汗衫。他雖然自認為無褲黨（當時羣衆暴徒都自稱為無褲黨，譯者註。）但是他不肯不齊不整，裝出共和模樣。他穿的是綢緞褲子，他是儘好潔淨的，內衣都是一塵不染的。等到後來新七月初十那一天，他的內衣，纔染了他自己的血汗。他辦事的地方，尤其整齊，凡是走入他的辦事室的人，都看房裏掛了許多不同樣的

他本人的畫像，這也表示他的一種特性。

這個人是無時無刻不想着自己的。他龐然自大，高自位置到了極點。他自己以為有道德，他深信用道德去治人。有一種最令人可怕的自命為使徒的人（如英國的克林威爾）有時出世，要掃蕩奉教不篤及腐敗的人。法國極不幸，此時的大權，落於這種樣一個人的手。最專制橫行最可怕的就是這種人。這種人以為是替天行道，什麼都要犧牲。他們尤其肯犧牲朋友，凡是他的總角之交，及壯年的朋友，羅伯斯庇爾是無一個不犧牲淨盡的。羅蘭夫人寫道：「羅伯斯庇爾是個最可恨的人，他所作的事，無一件不瞞着良心。」據作者看來，夫人這句話是說錯了。羅伯斯庇爾不是瞞着良心，他是完全服從他自己的良心的訓令。他的良心，深信他所奉的使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故此他就諱賴吉倫特黨。不獨是諱賴，遇着必要時，他還要製造假文書（有舍瑟爾亞洛的事為證）陷害仇敵。他原以為他的仇敵就是道德的仇敵，故此無論什麼無道德的事，他都作得出來。

此時有深知羅伯斯庇爾的情性的寫道：「羅伯斯庇爾是個教士，是個絕不會作錯事的教王，是個預言人。」又有一位著作家寫道：「羅伯斯庇爾這個人，有幾分像回教主摩罕默德（Moham-

neel) 又有幾何像克林威爾。他頗有教王深入人心的鎮靜，他並非不能變動的人，有人曾指明羅伯斯庇爾是個善於趨時的人，他的態度，不是不能變動的，他的宗旨，卻是不能改變的。他很相信他自己的宗旨，故此很有勢力。他以為自己就是自由的化身，就是共和革命的化身，他很相信他自己的仇敵，就是自由革命共和的仇敵。他又最妒忌他人，凡是忤他意思的人，就遭他妒忌，故此他的仇人日見增多。他以為自己代表真理，代表道德，凡是攻擊他的人，或嘲笑他的人，他都稱為不是愛國的。

他自己既然深信他是個絕不會作錯事的教王，是以他的說話及作事，都是非常之武斷。他所最武斷的，是三件事：一、以恐怖政策維持道德；二、有最高無上的神聖存在；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是盼望人人都要承認這三件事。凡是主張寬大的，凡是用恐怖手段而行爲不合道德的，都看着是不良的國民。凡是不承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聖的，凡是敢於攻擊財產的，也是不良國民。但是國會裏有幾個能合格的呢？這會裏不良的國民太多了。羅伯斯庇爾之所以終天愁眉不展的，都因為這種不良的份子太多了。他所深惡痛絕的，就是他們。他要奉行他的祖師盧梭的話，要把所有不良

的份子驅逐淨盡。在這位教王的眼中，凡是異端，都是仇敵。奧拉得讓羅伯斯庇爾，說他是真理的主  
人翁。

(四) 聖鞠斯特 在國會及委員會裏頭，羅伯斯庇爾都沒得幾個朋友；只有庫通，聖鞠斯特 (Saint Just)，勒司 (Le Bas)，還有他的親兄弟奧古斯丁 (Augustine)，算是他的朋友；此外達微德，也許算得是一個庫通的宗教見解，頗能引動羅伯斯庇爾。他們同崇拜一種宗教著作，對於宗教是同一鼻孔出氣。新四月二十七日，我們就聽見他指斥所謂哲學家不信天，說是天上是空洞無物的，又不相信道德。但是羅伯斯庇爾的唯一信徒，卻是聖鞠斯特。假使聖鞠斯特不是比他的尊師較為有知識，較為有本事，我們就可以稱聖鞠斯特是羅伯斯庇爾的從者。巴累論聖鞠斯特，說他是面如冰霜，心如烈火。聖鞠斯特是個美少年，卻是一個可怖的少年。他的朋友們說道：「他的一片熱心，是用算學算準了發生出來的。」他要建設他自己夢想中的共和，連自己的頭，都肯犧牲的，犧牲百十萬別人的頭，是更不必說的了。又有一位是國會議員，也是一個羅伯斯庇爾黨，他論聖鞠斯特說道：「他一次只肯說一句話，但是這一句是極其能動聽，能深刺人心的。」又有一位議員說道：

「聖鞠斯特當與他不同意的人，都是罪大惡極的人。」他這種態度，最能討羅伯斯庇爾的喜歡。他崇拜他的先生，是崇拜到極點了。他很替先生出力，同時卻催促他的先生進行。但是弟子的膽子比先生的膽子大，先生所作的事，大抵都是這位高足提議的。弟子奉了先生之命，立刻去實行。勒巴也是一個瘋子，卻另是一種路數。他一生只是奉事羅伯斯庇爾，居然為羅伯斯庇爾而死。世上惟有預言者能有這種奴僕；惟有龐然自大，有己無人的大人物，纔能夠有這種的朋友。

除了幾個人之外，羅伯斯庇爾對於政治世界其餘的人，都是疑忌的。醉鬼科爾得，糊塗的巴累，腐敗的舍瑟爾亞洛，小孩子對穆郎，他是疑心他們的。他以為這班人，未奉他的命令，就膽敢說寬大話。

在一七九三年的冬天，這個寬大派，不過是令羅伯斯庇爾討厭，並未與羅伯斯庇爾為難。

(五) 對穆郎主持政，尚寬大。羅伯斯庇爾所謂寬大派，是包括丹敦，舍瑟爾亞洛，對穆郎等，

說話人是對穆郎，彌拉波嘗說對穆郎是個可憐人，他現在還是一個可憐人，還是一個勇往直前的記者，毫無城府，毫無計算的人。幸而他娶了一位性情很好，又很有錢的夫人，故此把他的激烈，辛辣



的文章，減輕了好些。這時候因為實行恐怖政策，他心裏也是十分難過。他忘不了當日結婚時候在場的朋友們；例如布里索是他斷送了性命的，丕梯恩是自殺了。羅伯斯庇爾卻反對他。對穆郎此時又反悔，又驚恐。他原意是要在前敵報効，寧戰死在沙場，不願意看見這許多可怕的事。但是丹敦勸阻他與其執戈，不如執筆，攻打恐怖政策。

(六) 科第力爾報 不曉得對穆郎是為作用起見，抑是眼光不明，以為仇敵並不在委員會而在自治會的機關報。這張報是阿貝耳 (Herbert) 當主筆。對穆郎發起一個科第力爾報，專攻阿貝耳及所謂新科第力爾黨，斥責他們是好飲人血的人，專事告密，專主破壞的人。雅科俾黨害怕起來，起首說恐嚇的話。當時有一個當革命法庭陪審員的，寫道：「對穆郎要走近殺頭臺，嘗嘗殺頭的滋味。」

羅伯斯庇爾不管對穆郎自投羅網。作者要說明，羅伯斯庇爾在夢中，都是想殺丹敦及阿貝耳兩個人的；是以看見丹敦的朋友要動搖阿貝耳的地位，心裏並無什麼難過。他心裏計算，一旦把雅科俾黨的機關報毀了，隨後就可以毀對穆郎的報。新十二月十九日，阿貝耳的同黨，在雅科俾俱樂部

部攻對穆郎，羅伯斯庇爾反用許多背信的說話，幫助對穆郎。但是不久他卻變了腔調，等到對穆郎把第七期的報發印時，印報人事前已受了恐嚇，不肯刊佈。羅伯斯庇爾忽然打一個霹靂，大攻主張寬大派。二十四日，對穆郎家裏忽然大震動，對穆郎夫人寫信給夫里龍(Féron)說道：「夫里龍你迅速回來，一刻都不可耽延，羅伯斯庇爾在雅科俾俱樂部攻擊對穆郎。」夫里龍是要回來的，不過回來得很慢。這個打救南方的人，不肯急於同羅伯斯庇爾見面，其中有理由。因為他曉得羅伯斯庇爾先後輪流的打丹敦黨及阿貝耳黨。此時的情形很紛亂，羅伯斯庇爾以為夫里龍是一個兼跨兩黨的人，是一個腐敗人。

羅伯斯庇爾盤算了幾時，因為丹敦有許多朋友在國會，不好先打倒了阿貝耳及其徒黨。

(七) 阿貝耳及自治會的機關報 大概而論：阿貝耳為人，差不多樣樣都是同羅伯斯庇爾

相反的。阿貝耳是個無神派，羅伯斯庇爾是個有神派。阿貝耳有幾分是個共產黨。羅伯斯庇爾很怕阿貝耳，因為阿貝耳在自治會裏頭，是個很有實力的，又是自治會機關報的主筆。羅蘭夫人說這張報是下流報，但是所有巴黎的報，以這個報的銷路為最多最廣，在軍隊裏尤其暢銷。用通俗筆墨，發

出許多議論，又添上許多極俗的話語，羣衆最喜歡看他的報，以爲他是一個極大膽，身軀極粗大的  
一個人。殊不知他只是一個很短小兩隻雪白手的好吠的小狗。

他所說的，都是種種過火的話。他同他的上司勺麥特 (Chaumette) 兩個人操縱市政廳，據爲  
發表極端議論的堅固要塞。阿貝耳的夫人是個虔奉天主教的人，阿貝耳卻是不信教的。他的家裏  
是很舒服的，他的行爲也極端正，卻專激動羣衆，取不義之財，以飽慾慾。

(八) 阿貝耳黨之自治會 自從八月初十以來，自治會以爲能爲所欲爲。當作是個政府，幾  
乎可以同公安委員會比肩。只是這一層，就够令羅伯斯庇爾疑忌他們的了。但是自治會能操縱暴  
徒，勢力是很大的。

他們就借飢荒來達目的，因爲此時同英打仗，糧價更貴。從前所頒行規定最高價的條例的結  
果，是有百千家的麵包舖，只好關門。於是壓制的條例，接二連三頒佈，其效果只是毀了許多買賣，卻  
並不能減低物價，經濟學的法律，原是不管什麼恐嚇，不管什麼條例的。

(九) 社會黨之舉動 自治會都不管什麼物價不物價，只要博得羣衆歡喜，全不管國計民

生的。共和二年新九月初八（即一七九三年九月三十日）要求通過規定一個普通最高價條例，完全把什麼買賣都毀完了。種田的人把糧食都囤起來，否則不再植穀了。勾麥特對付這種情形，首先發表最透徹的社會主義，說道：「若是製造家拋棄工廠，不製熟貨，只有由政府把所有的生料及工廠，都取過來，因為既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毋論什麼東西，都是用民力製造成的，不是黃金製造成的。」自從這種議論發生之後，就有許多奇奇怪怪極端議論，相繼發生，互相比賽，惟恐其不走到極端之極端，其結果就是所謂麵包平等，從外省運糧食入巴黎。

還是弗社（弗社後來是坐擁百萬家貲）於一七九三年夏間發起共產議論的。他的宗旨，幾乎要實行共產學說。這個學說，就是在平等國家之下，理應無所謂富，無所謂貧。

自治會派人去同弗社賀喜，說道：「應請全體國民，把所有一切買賣製造，都拿過來，為國民生利。」決計要羅伯斯庇爾改變宗旨，請他把商人貴族掃除淨盡，要做到完全的革命，其意即謂社會革命。

羅伯斯庇爾是個保產黨，毫無掃除富商大賈（即所謂商人貴族）之意。他對於社會各種問

題，是極其守舊的，看見阿貝耳，勺麥特，弗社及其從黨們，主持共產革命，心裏日見不安。後來見得時機已到，要攔阻他們。

(十)廢基督教 這羣人不獨要行共產，還有一種舉動，更令羅伯斯庇爾難堪。這羣人要廢基督教，建立一種道理教。

自治會此時公然宣佈他們的意思，要廢基督教，組織一種崇拜道理及自由。

第一最重要的發起這種怪思想的，就是勺麥特。勺麥特原是個光棍，道德是完全喪盡的了；他若是生在我們現在的時代，一定是要受刑事法庭審訊的。況且他的所作所為，都是不堪入耳的，審訊他的時候，還要用黑暗法庭，不能有旁聽的。若是這樣審訊他的時候，他一定要引古希臘時代幾位哲學家的名字。勺麥特同這種哲學家，是同一鼻孔出氣的人，是不信神的。他不獨要驅逐諸神，還要驅逐基督。他的辦法，第一步是要首先把所有的教堂的大鐘取下來，鑄大砲，鑄銅錢。第二步是要拆鐘樓。他說：「鐘樓蓋得太高，比其他建築都高得多，這是與平等主義不符，一定要拆毀的。」

這時候戲院所演的戲，起首嘲弄老宗教了；例如糞除，欺騙，及建立真理是也。第二本戲末一段，

是唱侮慢彌撒大禮 (High Mass) 的歌。

(十一) 崇拜道理 國會自然是頗不以這些舉動爲然。此時得格蘭泰因 (Fabre d'Églantine) 條陳新曆法，原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其意要廢除星期日及聖誕日，很能促進廢除基督教進步。國會居然通過，頒用新曆。國會有幾位議員，於一七九三年秋間，嘗試在外省以平常通用禮節代宗教典禮。杜蒙在亞貝威勒 (Abbeville) 明告羣衆，說牧師們不過是傀儡戲的穿黑衣的花臉小丑，一切廢除，改行崇拜道理。但是他們自相矛盾，既要廢除牧師們的傀儡戲，卻要演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一種極隆重的傀儡戲。每十日在大教堂跳舞，及製造許多節目，一定要羣衆奉行。繼杜蒙而起的，就是弗社廢除崇拜基督典禮。他在內維爾 (Noves) 大教堂的講經臺發議論，廢除一切神道，頒行條諭，說道：「一個人死了，不過是長睡。」從此把天堂及地獄的門，都鎖閉了。勾麥特自己跑到內維爾地方來，催促弗社進行。外省的節度使，也有好幾處仿照弗社的辦法。有一處地方，居然把一個小鄉村的小教堂，改作真理廟。

這種舉動漸推漸廣，羣衆起首焚燒能發生奇蹟的聖母像，把教堂的金銀祭器拿走了。亞列爾

(Allier) 主的教，居然跪在弗社的腳下宣誓反教。還有一位主教，把錫杖（又稱圭杖）摔在地下，用腳踏斷了。當時種種可笑的情形，是寫之不盡。有一位當着全俱樂部的人洗頭，說是瀟去從前受過的洗禮。

自治會愈作愈膽大，公然強迫國會。其中有一位議員格里瓜，曉得羅伯斯庇爾的意思，首先極力的反對，卻並無附和的人。阿貝耳黨此時很發怒；格里瓜卻曾說過這羣阿貝耳黨，常常帶他們的夫人到他那裏對他懺悔，帶他們的兒女來受洗，此時卻當衆公然侮慢宗教。

弗社派人解了許多箱子到巴黎，交與國會。會員們當衆打開一看，箱子裏都是教袍同十字架。議員們看見這個情形，很深印心中。共和二年新十月十七日開會，議員們事前很小的佈置一切。哥布爾 (Gobel) 主教被拖至國會，當衆脫去教袍。議會至此只好讓步，議長還安慰恭賀這位主教一番，說道：「至高無上的神聖，既然不願意世人崇拜別的，只願世人崇拜道理，以後就用道理作國教。」

(十二) 在我后大教堂舉行崇拜道理大典。於是勾麥特立刻向自治會取得一議決案，說

道：「議會居然能令道理打勝一仗，打敗一千七百餘年的成見，理應於新十月二十日舉行國定大典，要在從前本城的大教堂神像前舉行。」

寫彼當時此次大慶典的著作很多。他們從大戲院借了一個跳舞女子，披上三色國旗，坐在道理的寶座上。國會的議員們卻借口事忙，未來預禮，就有羣衆們（這裏頭是什麼人都有）排隊跟隨這位女神入王宮，強逼議員通過，將我后大教堂（Notre Dame）改爲道理廟（Temple of Reason）。他們猶以爲未足，還要多添一位代表道理的女神，就請國會的一個議員名蒙摩洛（Momofo）的夫人當了女神，奉祀在另外一間教堂，是在隨後旬節舉行大典。其始不過是巴黎有一位自由女神，一位道理女神，隨後通國都有了。數不盡那些女神，居多數是極不相干的人裝扮的，偶然有幾處是良家女子改扮的，行爲卻還端正莊重，其餘的是不必說明的了。據說：「有一位女神額上，有一條帶子，上頭寫道：『你們卻不要把我變作放縱女神，若是果有其事，也是應該有的。』」因爲到處恣縱不堪入目之事，是不一而足，侮蔑宗教的事，往往而有，有人說：「在里昂地方，有人用聖餐杯，裝水飲。」



(十三) 反對道理教 所有這種舉動，最爲羅伯斯庇爾所痛恨。共和二年新十一月間，有一個議員說：「這一羣女神，比古時寓言女神無恥得多。」羅伯斯庇爾聽了拍掌喝采。科羅得霸曾受過委員會的教訓，說道：「這些僞道理，滿街上同謀反黨亂跑（謀反黨是指阿貝耳黨而言），舉行慶賀之後，就任意宣淫。」當慶賀得勝神那一天，庫通說的是信神教的話。

丹敦是一樣的痛恨這種舉動，國會還唱頌揚道理歌，丹敦是大反對，說道：「我此後只願意在議場聽人用散文說道理，不願意聽人唱道理。」羅伯斯庇爾很鼓勵這種反動，打定主意，先打倒勾麥特及阿貝耳，隨後再毀這一小羣的無神派。

羅伯斯庇爾又以爲各省的節度使，都是極腐敗的人，要同他們較量個高低。他們在外省橫行霸道，反對無上神聖，反對產業，反對道德。大約是共和二年新十一月起，羅伯斯庇爾的徒黨，從舉良以至他的同胞兄弟，在各處反對腐敗及不信神的監視員們，羅伯斯庇爾又使手段，運動公安委員會，把派遣在外各省的監視員卡累（Carrier），他連，巴刺斯（Barras），夫里龍，哲伏居（Javogue），弗社等召回巴黎。這些節度使們回來，纔曉得局面大變了；他們一到巴黎，纔曉得阿貝耳，勾麥特，丹

敦，對穆郎等，俱被打倒了。

羅伯斯庇爾是借這一黨打倒那一黨，然後把兩黨都打倒了。（共和二年新三月的事）

## 第三十二章 私黨之倒

(一) 羅伯斯庇爾陰謀陷害私黨 新十一月二十四日，聖鞠斯特奉命往亞爾薩斯 (Alsace) 地方的時候，對羅伯斯庇爾說道：「法律雖是定了許多，卻未十分實行，作個榜樣示戒；你只管懲罰顯著的罪惡，假道學偽君子的罪惡，卻不過問。我是你的朋友，請你叫雅科俾黨注意於有大力量維持公益的先哲格言，請他們注意於偉大方法之能治自由國的。」

他所謂假道學偽君子，是指阿貝耳及丹敦而言。羅伯斯庇爾一定是要打倒他們，要時刻不停的動手打擊，治一個自由國，是不得不如此的。

羅伯斯庇爾並不是不想攻打他們，他的政策是向來專等機會的。他見得丹敦是阻手阻腳，而極其討厭。丹敦及阿貝耳這兩個人，他一定是要打倒的。究竟是先打誰呢？先打那個助力最少的人，這就是阿貝耳。丹敦亦極反對這一班過激黨的，一定是肯幫忙羅伯斯庇爾的。對穆郎的報，不是最

先攻擊自治會的機關報麼？打倒了阿貝耳及勺麥特之後，他們的機關報，自然也扯得粉碎了。阿貝耳黨的自治會解散了，重新建立一個羅伯斯庇爾派的自治會，然後攻打丹敦，有了市政廳的羅伯斯庇爾的徒黨相助，就可強迫國會服從。

丹敦是極高興反對亂黨的。新十一月十六日，羅伯斯庇爾提議通過奉教自由，丹敦很幫羅伯斯庇爾的忙。有了這個議案，就免得天主教受道理派壓制。道理神這個時候卻發起抖來了。

(二) 對穆郎攻擊狄克退陀制。對穆郎還是接續的大力攻擊阿貝耳，同時又攻打施行恐怖政策的狄克退陀制。凡是能够有自由獨立思想的人，此時都見得無狄克退陀制之必要。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日，奧士 (Hoché) 連戰皆捷，搖動普軍地位，會合他軍向前進逼蘭道 (Landau)。隨後有一七九四年亞爾薩騰 (Alsatin) 之戰，二十二日連戰皆捷。最後又有一場血戰，於二十八日解了蘭道之圍。刻勒曼 (Kellermann) 在南方打退皮德夢特 (Piedmontese) 的軍隊，退回意大利。國人對於新組織的軍隊，都很有大希望。到了春天，法國軍隊反守為攻，要二次戰服比利時。丹敦很注意於軍事之勝利，以為時機成熟了，在國內可以行寬大政策，在國外可以講和平了。羅

伯斯庇爾曉得了，更恨丹敦，他以為非有戰事，不足以實行公安會的種種政策。

公安會的委員們，看見丹敦這種舉動，以為危及本會，羅伯斯庇爾於是逼他們進行。巴累請國會宣佈政見，戰事要進行，要打到底，打到無可打為止，居然通過。議員們都承認外國的暴君們，仍然是恐嚇法國。羅伯斯庇爾卻進一步，說是外國的暴君們所以敢恐嚇法國者，實因國裏的奸細太多。他說的話很長，議會很喝采。其中有一句最重要的，就是說有許多私黨打着各種旗號，擾亂法國，這都是國內的仇敵，請議會務必將國外國內的仇敵，都要打倒。

丹敦覺得這幾句話，不獨是向阿貝耳發的，且是向自己發的。丹敦為人是向來坦直的，向來並不繞灣子的，他要羅伯斯庇爾解說，要同羅伯斯庇爾面談，以為可以連合起來，反對飲血的人。但是羅伯斯庇爾立刻變了面孔，滿嘴都是怨言，丹敦聽了發怒，很不以強行恐怖政策為然，說是不該再事慘殺，良莠不分的糊亂殺人。羅伯斯庇爾喊道：「我請問你，是誰告訴你，枉殺過一個無辜的？」丹敦看他裝作不知，恨他犯了這樣亂殺的大罪，毫無知覺，對旁邊的一位朋友說道：「你以為怎麼樣？」隨即說了一句譏諷的話道：「沒得一個枉死的麼？」拂衣而去。此是一月間的事。

(三) 羅伯斯庇爾設法令人不信扶持丹敦的人。羅伯斯庇爾雖是要先打阿貝耳，後打丹敦；但是看見這個時候，自治會的舉動，國人漸漸不以為然，不為人所信服。於是用許多詭詐陰險手段，預備打倒丹敦。他未公然攻擊之前，預先毀壞丹敦左右的名譽，用間接法子毀壞丹敦名譽。一月六日，羅伯斯庇爾在雅科俾俱樂部攻擊得格蘭泰因。得格蘭泰因的確是個竊賊，察波特(Chabot)也是幫丹敦的，又是一個光棍。一月十四日，羅伯斯庇爾設法把這一班人拘捕了。庫通於是寫道：「國會居然澄清了！」隨後收拾的是重要人物，把舍瑟爾亞洛也拘捕了。公安會裏頭，只有舍瑟爾亞洛一個人是丹敦黨。舍瑟爾亞洛也是向來失檢的人，未被捕之先，有一天，舍瑟爾亞洛坐在辦公室辦事，忽然抬頭看見羅伯斯庇爾兩眼直看他，他就曉得不會有好結果的了。

丹敦看見他的徒黨被捕，覺得危及自己了。他曉得自己有危險，當眾說明羅伯斯庇爾的專制，令人不能忍受。有一天是初次演某本戲，羅伯斯庇爾坐在包廂，丹敦同幾個朋友坐在正座。有一個戲子說道：「殺死專制的人！」臺下拍掌喝采。編戲的人說：「丹敦伸手向羅伯斯庇爾揮拳。」羅伯斯庇爾此時又怒又怕，臉無血色，咬牙切齒，兩手亂抖，坐在廂裏想報仇雪恨的方法。有了這種情形，

事機自然日見緊迫了。

(四) 聖鞠斯特登演說臺。羅伯斯庇爾把聖鞠斯特請來。聖鞠斯特在國會演說一番，就安排定了殺反對黨的辦法。他說道：「若要共和成立，非盡毀滅一切阻止共和成立之物不可。凡是憐憫囚犯的，就是反對共和；凡無道德心的，也是反對共和；凡是反對恐怖政策的，也是反對共和。」他說一句，就是二十個議員的頭顱落地。庫通寫道：「地獄雖是反對我們，好在天堂是幫我們的，天堂是地獄的主人！」

他們當阿貝耳是地獄的利器，被人用陰謀從背後把他打倒了。科羅德霸原附和過阿貝耳幾時的，走到雅科俾俱樂部，把阿貝耳毀了，使他失了俱樂部的助力。他此時雖受了恐嚇，仍然號召暴徒來幫他，但是他很不中用；太無膽，害怕起來，又打不定主意，一會子埋怨這個，一會子又埋怨那個，白白錯過了許多時候。等到科第力爾俱樂部宣佈起事時，又起不成功。罕里奧竟用不着拔劍對付這一羣傀儡，在他們家裏把他們捕了。新二月二十日，阿貝耳，克羅次 (Cloin)，蒙摩洛，龍辛 (Ronsin)，芬暹特 (Vincent) 五人，都被監禁了。隨後就是勾麥特，哥布爾兩人。他們的罪名，是與英國，

普國私通，又要扶助將來的狄克退陀。

從新三月初一至初五，開法庭審這幾個人。這幾個誠然是毫無道理的人，但是他們都當了犧牲，如同吉倫特黨人一樣，同是無辜被人暗殺的。

(五)自治會機關報主筆之死 正式控告這十八個人的罪名，只是說他們的道德不好；此外的罪名，不過是空泛的政治罪狀。他們是無從辯護。阿貝耳聽讀判詞的時候，是嗚嗚的哭，拖他出去的時候，他已經暈過去了。臨刑的時候，他的樣子，更是出醜。巴黎的羣衆見他將受刑的時候，渾身發抖，很詫異。被他犧牲的法國王后及羅蘭夫人，都能視死如歸，比他像樣得多，大方得多。克羅次原是個誠實人，臨刑的時候，對羣衆大喊，說道：「我的朋友們呀！請你們不要把我混在這羣光棍堆裏！」

羅伯斯庇爾的徒黨，見犧牲了這十餘個人，而有喜色；丹敦的朋友們也是面有喜色。察波特在監獄裏，也高興起來，他有一件遺囑留傳至今日；內中有幾句話說道：「因為這些人都被殺了，他卻很高興，希望不久羅伯斯庇爾等也要受死刑。但是察波特及丹敦都先犧牲了，看不見羅伯斯庇爾」



等受死刑。

(六) 丹敦之退化 阿貝耳的血液未乾，他們就定規要殺丹敦。

國會裏頭，丹敦的徒黨極多，亦頗有勢力，他原可以反抗他的仇敵的，並且還可以作得到，把他的仇敵們先送上殺頭臺。但是他好像是不勝疲頓，一日不如一日，他是厭世極了，說道：「我與其殺人，寧可爲人所殺，我討厭人類到了極點了！」有時候他忽然亂說一番，說得前言不對後語的，所說的都是不相干的話。有一次他對一個朋友說道：「我要吃羅伯斯庇爾的五臟！」有時當着許多人，大罵羅伯斯庇爾，什麼話都罵到。有時候他又表明羅伯斯庇爾無他，說他是個好朋友，好國民。丹敦是推翻一個朝代的人，是抗拒過歐洲大陸各國不能越法國邊界一步的大人物。到了這個時候說出這種話來，大約是神經受了極大的擾動。有時候他說幾句話，真是極其旨高意遠的話。一個朋友曾勸過他逃走，他答道：「一個人能够把全國放在鞋子裏走的麼？」

(七) 舍瑟爾亞洛被捕 他們第一步的辦法，是先拘舍瑟爾亞洛。新二月二十四日，舍瑟爾亞洛照常到公安委員會辦公，羅伯斯庇爾冷冷的請他出去，說道：他的同事們正在商議控告他。不

過幾點鐘內，這位翻翻的公安委員會的委員，就被捕監禁起來了。聖鞠斯特走到國會，正式的控告舍瑟爾亞洛，告他是奧爾良，布里索，阿貝耳，度穆累，彌拉波的同謀。凡是聽見這一串絕不拉攏在一處的名字，就好像是在夢中。更有一條最奇怪的罪名，聖鞠斯特告舍瑟爾亞洛反對靈魂永遠不死的道理；古希臘大哲學家蘇格刺底（Socrates）從容就義的時候，原靠這靈魂永久不死安慰自己的云云。他們就用這一條奇怪罪名，把舍瑟爾亞洛及勺麥特（勺麥特是新二月二十六日被囚的，他所犯的罪名也是很奇怪的，是不信神道。）兩個人同一個囚車，赴法場受刑的。

俾約（Billaud）已說過，一定要殺丹敦。新三月初九日（即三月三十日）兩個委員會，開連席會議。聖鞠斯特說了一句最有力的話，說道：「我們若是不殺他，他是要殺我們的！」但是林得特不肯在控告文內簽字，說道：「我是管供給民食的，不是殺愛國的國民的。」公安委員會有一個委員，警告丹敦。

（八）丹敦及其左右之被捕 就是到了這個時候，丹敦還可以走到國會登演說臺，表白一番，他向來一登演說臺，是極能感動議員們的。丹敦卻好像想不到走這一步，他坐在火爐前攪火，嘆

一口氣說了幾句吞吞吐吐的話。初十日早上六點鐘，在他家裏把他拘去了。他的著名的徒黨對穆郎，德獵克洛亞 (Delacroix) 腓力匹克 (Philippeaux) 等，都跟着丹敦，察波特，舍瑟爾亞洛，得格，關泰因入獄的。

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巴黎全城都大震動，好像全糊塗了，不知所措。國會是非常之擾亂。對穆郎，丹敦都是七月十四及八月初十的好漢，都入了獄麼！夫里龍剛從外省回來，暗中設法激動同事們起事，勒戎德爾 (Legendre) 比夫里龍膽子大得多，要求解說明白，為什麼拘拿丹敦下獄。羅伯斯庇爾很唱高調，答道：「我們今天要看國會到底有無勢力，毀滅一個早已朽腐的假偶像；抑或是假偶像一倒，就把國會及法國人民一齊壓倒！」於是瞪着眼睛看勒戎德爾說道：「凡是發抖的人，都是犯罪的人！」這個殺豬出身的勒戎德爾聽了十分害怕，只好吞吞吐吐的認錯賠罪。夫里龍也只能夠說出五六個字，替對穆郎辯護。最後是聖鞠斯特演說，說是這些人都是最後的宗社黨餘燼，是應該拿的。於是國會諭令將所拿的人，交法庭審辦。

(九) 審丹敦 新三月十二日 (即四月初二日) 開審。丹敦曉得這種法庭是無公道的。提

審之早一夜，丹敦在監裏說道：「去年就是這個時候，我要設立這個法庭的；我祈禱上帝及各人饒恕我。」他卻決意爲性命打一仗。輿論這時候還是說他好的，但是公安委員會派來法庭的代表達微德（從前原是丹敦的好朋友）及幾個儒夫如瓦第爾（Vadier），安馬爾（Amar），服蘭德（Vauvilland）等都催促法庭趕快了事。委員長是尤其着急，不歇的寫手諭，催佛揆坦微爾說道：「你趕快進行！」

丹敦決意要駁倒他們。告他的人自然的捏誣種種罪名。丹敦看不起這些誣捏的話，說道：「丹敦是貴族嗎！法國人不能許久相信這句話的。你們說我得賄，賣了自己嗎！我這樣的人，是錢能够買得來的嗎！不到三個月，國人就要把我的仇人撕碎了……那一樣革命的建設，沒得我丹敦一份呀！辦理徵兵，練成革命軍，所有各種革命委員會，公安會，革命法庭等等，那一樣不是我丹敦一手設立的呀！現在就要在我手創的法庭，置我於死，這是從那裏說起！我是個不爲己甚的人！」康盤（Campan）出頭作證人，要證明丹敦的罪狀。丹敦打岔，說道：「你當我們是陰謀賣國的人麼？你們看看他大笑了……你們要寫下來，他大笑！」

佛揆坦微爾一看這種情形，恐怕辦不下去，寫了一封信要求委員會下諭，不許辯護。他的信說道：「被控的人，都是極危險的兇徒，他們所議論的話，（佛揆坦微爾用議論兩個字，用得極妙。）很搖動法庭。」

公安委員會作孤注一擲，強逼國會發命令不許被告人開口。於是在法庭宣讀這道命令，羣衆聽了，頗有煩言。丹敦要斥駁，於是立刻退堂。第二天陪審員的領袖宣佈，陪審員很明白案情了，隨即判定死罪。簡直的是亂殺無辜而已。

丹敦很曉得是誰要拿他到法庭，是誰不許他開口的。喊道：「羅伯斯庇爾，這個賊子！斬頭臺也要你的一份！我死之後，就輪到你！」

果然三個月之後，羅伯斯庇爾也要上殺頭臺。

（十）殺丹敦 殺丹敦那一天，有一個巴黎人寫道：「今年春天頗暖，樹木都開花了；有好幾年沒得今年這個時候那樣好過。」丹敦就死的這一天，天氣是非常之好，獄卒把丹敦交給劊子手參孫（Samson），說道：「這是個大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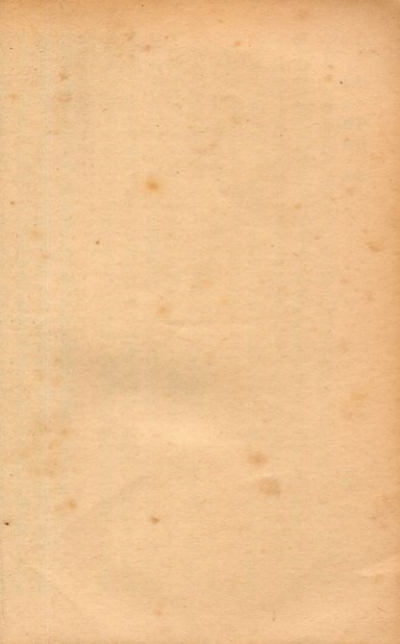
丹敦還是同平常一樣，神色態度毫無改變，對穆郎說話，仍然是談笑自若的。對穆郎卻是很鎮靜的，說捨不得他的夫人。得格蘭泰是個真著作家，只是埋怨官吏門，把他所著的一本戲的稿子拿走了；他說那個無恥的俾約（也製過一本戲被人喝倒采，）一定要據為己有。丹敦對得格蘭泰因說道：「你說你的劇本，有很好的詞曲麼？」隨即說了幾句嘲弄話，可見得丹敦臨死的時候，還是一個好讀莎士比亞劇本的人。

這一天，巴黎人看見十五個臨刑的人走過，有一個目睹情形的，說丹敦兩隻眼，還是很驕傲的看無知無識的人堆。有一個看見舍瑟爾亞洛的，說是滿臉通紅，是很鎮靜的。替他作傳的人說道：「他是個儘考究飲食的人，他死的時候，不過是三十四歲，但是自以為已經到了八十歲了！」

羣衆的眼都是注視丹敦；女人們卻是注視美貌的舍瑟爾亞洛。在法場地方，舍瑟爾亞洛看見一個女人招手同他送別，舍瑟爾亞洛色然一笑。丹敦看見能畫的達微德，在高處畫他及一同就刑的朋友們的像，很發怒的對他這位老朋友喊道：「奴才！」有一個教士，在數月前同丹敦夫婦行結婚禮的，跟在囚車後替丹敦懺悔。

到了殺頭機器的時候，天已不早了，劊子手要趕快的動手；舍瑟爾亞洛要同丹敦相擁抱，劊子手干預，丹敦喊道：「傻子！你有法子攔阻我們兩顆頭，在人頭籃裏相接吻麼？」

最先殺的是舍瑟爾亞洛，最後殺的是丹敦。有一會子，丹敦好像有點支不住，因為他是很崇拜他的新夫人的，此時說道：「我的至愛！從此以後，我永遠不能同你相見了嗎？」丹敦忽挺直身子，有人聽見他喃喃的說道：「丹敦！爲什麼作兒女態！」隨即掉過頭來，對劊子手說道：「你把我的頭給衆人看看，我的頭是很值得一看的！」再過一會子，巴黎天色已晚了；這一個令人可怕的頭，裝在籃子裏了。





## 第三十三章 尚德時代（一七九四年三月至七月）

（一）羅伯斯庇爾當狄克退院，丹敦既死，羅伯斯庇爾大權獨攬。歐洲各國相信法國出了一個克林威爾，從此革命可以告終，設立穩固政府，可以商量辦國際的事。

歐洲各國就借口這種話語，按兵不動。其實是因為法國此時用反攻軍略，歐洲失其所措了。自從奧士驅逐日耳曼軍出境，及法軍驅逐英兵，克復士倫之日起，法國是保全了。一七九三年秋間，又大敗拉芬底叛軍。

歐洲軍隊既經挫折，彼此不和，更不能相容。一七九四年三月間，波蘭起兵謀恢復，其時噶爾諾調東軍攻荷蘭，法人聯合兩軍之力，共得三十三萬人，冒險前進。五月十八日，大敗奧軍。普魯士王原要派兵救援比都的，忽然調赴瓦薩。奧帝恐怕再被人欺，不能與聞波蘭的事，寫了一個手諭給他的宰相說道：「他們要瓜分波蘭，恐怕我們又無份了！」

(二) 夫勒律斯之捷 統將如耳洞(Jourdan)乘敵人不和，乘機進攻，他所統的軍隊，是極有名的，至今傳誦不衰；他的軍隊，此時已很曉得打仗，也很能守紀律了，但仍然保守他們一種狂勇之性。有一個軍人寫道：「我們有拉馬塞雷茲(La Marseillaise)健兒歌幫助，我們一個人，可以打十個敵人。」六月二十六日，法軍駐在夫勒律斯(Fleurus)，敵軍來攻，大敗而退，這一次是革命時代最大的一個勝仗。

這一個勝仗的效果，就是七月初六敵人棄比利時都城而退。十一日，如耳洞整隊入城。二十三日，統將皮士格律(Pichegru)追逐英軍，遂克安特衛普(Antwerp)。此後比利時全國為法國所有。當下阿爾卑斯(Alps)軍進窺吐林(Turin)。歐洲聯軍，因波蘭事，兵力漸弱。

歐洲的政府，因兵敗頗示不安，姑作自慰的話，聊以解嘲，說道：「奧國政府嘗對英國政府說道：『我們的目的何在呢？我們不是要停止法國革命麼？但是何必我們費心呢？這件事，有羅伯斯庇爾在，不久就可以作到了。』」

(三) 羅伯斯庇爾全靠恐怖政策自固

羅伯斯庇爾卻並不作這樣的夢。這一個度量最褊

窄的中材的惟一目的，只是保護自己，以抗他的仇人。他找出來，處處都有他的仇人，要毀盡他的仇人，只好要那一部殺頭機器不停的動作。他又決意一定要恢復崇祀他所謂至高無上的神聖，及保護財產，只好永遠用他的流血政策，不然，恐怕他的仇人反說他主張寬大。

現在是什麼事權都在他手中了。當日國會把丹敦交給他，是並未討論就表決的，簡直是變了他的奴隸。這時候的議員們是怕極他的了，屏息聽命，不敢稍露悽慘神色，更不敢露深思神色。巴刺斯說過一個故事，有一個議員，以為羅伯斯庇爾瞪眼看他，很恐慌的對人說道：「他以為我想什麼心思！」又有一次，俾約正在說話，忽然停住不響，很焦急的低聲說道：「我好像是聽見有人喃喃說話。」公安委員會此時是絕對的聽羅伯斯庇爾指揮。

(四) 火星學校 有好幾時，這兩個大委員會的委員們，都像是被羅伯斯庇爾一個人操縱了。各省的監視員，都奉調回來，羅伯斯庇爾派私人去接代。巴黎市政廳是在他私人手中，革命法庭也是他的私人當權。軍隊的參謀，都是取給於火星大學（即陸軍學校）原是巴刺斯出的主意，羅伯斯庇爾是極其歡迎的。學校的學生，全是古時羅馬人打扮，常常歡迎羅伯斯庇爾前來參觀。其中

有一個學生，曾有一本記載，說羅伯斯庇爾的潛力極大。這時候巴黎軍隊，是忠於羅伯斯庇爾的，因為統將就是罕里奧，羣衆替他起了一個綽號，稱他是羅伯斯庇爾的驢子。凡是有財產的人，都很相信羅伯斯庇爾。又有一個憲法規定的教士格里瓜，當財產的領袖。這一個教士，因為羅伯斯庇爾崇拜最高無上的神聖，很滿意，況且羅伯斯庇爾又是尙德的人，故此很有人附和他。

共和二年的狄克退陀專制，其實是尙德專制。羅伯斯庇爾是從當時的時常口頭話語採用美德名詞的，他卻把這個名詞的意義擴充了許多，簡直的變作凡事少他不得的名詞。毋論說什麼，作什麼，這個名詞是不能離嘴的。新四月初五日，他連夫人（Therizia Cabarus）（受賄買放的）送一篇頌詞給國會，請願教導少年女子實行美德。這個女子到了這個時候，嘴裏也要說美德。還有一件離奇的事，普羅文斯（Provins）有一個羣衆設立的會，因為有一個教書先生，耽誤了規定的交會時候，被羣衆捉入監裏。羅伯斯庇爾此時忙於洗刷御苑的羣衆，要他們個個都實行美德。自己首先在杜培累（Duplay）小器作店內，（羅伯斯庇爾寄寓店中，譯者註。）在房東家庭內，作個表率。有一天他對林得特說道：「我要設立一種道德學校。」但是這種學校，是人血染紅的！

(五) 大恐怖 羅伯斯庇爾的惟一理想，就是有恐怖無美德，是有害的；有美德無恐怖，是無力的。是以他愈要推行他的尚德政策，殺人愈多。

這卻有法庭替他推行。有一次，羅伯斯庇爾很教訓佛揆坦微爾一番。佛揆坦微爾就吩咐杜馬，嚴緊的不許犯人多說話。有他這一句吩咐，法庭辦事自然是辦得很快。佛揆坦微爾很高興的寫道：「這些時，人頭落地，如瓦片墜地！」但是意還未足，又寫道：「下一星期，我要殺三四百人！」

到了四月間，每一個星期殺七八百人。丹敦原是一個透底的共和派，還有什麼人可以當得清其共和派呢？在羅伯斯庇爾的眼中，見得通國的人，都不是的。勾麥特已被告了，捏他的罪名很多，同哥布爾是混雜在一羣宗社黨及尼姑們受刑的。哥布爾原是當過主教的，他的罪名，是同監犯同謀害羅伯斯庇爾。因為此時傳說，監犯們在監裏要謀害羅伯斯庇爾。他不獨借口這種莫須有的事，殺了這位主教，連狄倫將軍 (General Dillon)，阿貝耳的寡婦，對穆郎的寡婦，也拖累了。對穆郎的寡婦就刑的時候，很有氣概，很像個羅馬人。四月十八日，誣捏十七個男女，運動餓死羣衆，同日就刑。四月二十日，一票殺了二十四個人，都是從前當過議員，議長，參政的。隨後又殺了兩位很有名望的人，

其中有馬爾最布 (Malesherbes)。此後殺的是一個公爵夫人，一位王妃。因為有一個證人，不好好的作見證，也被殺了。隨後殺的是一票二十八個人，內中有著名的化學大家拉瓦節 (Lavoisier)。王妹依利薩伯，也被殺了，她是在一票二十個人之內殺的。其中有教士，有軍人，有底下人，都是只憑一個見證，說幾句話，就拖去法場斬首。

(六) 監獄法庭及劊子手參孫的小窗子。殺了許多人，監獄空了，同時又裝滿了。那時候有一個公共的罪名，就是破壞羣衆道德；就拿這一條，殺了許多人。這句話同羅伯斯庇爾所謂尙德政策，是很合拍的。當日有一次，會當場捉了許多好色的男子，連同一個有淫名的女人去過堂。這還有幾分勉強說得過去，是破壞民風。他連夫人從波爾多回來，也捉去過堂，也還勉強說得過去。至於馬爾最布及王妹依利薩伯，如何能說他們破壞民風，把她們處死呢？

此時的監獄是常常有人滿之患，殺了一票，又來一票。捉入監之後，就交與佛揆坦過堂；佛揆坦就交給劊子手參孫去過刀。

這時候無故殺人，簡直的同瘟疫流行殺人一樣的多。全國的人，此時好像是走了死運。在新七

月之前，好像是人人都入了監獄。監裏頭是很混雜的，崇拜道理的，同天主教的大教士關在一堆；與士將軍同約瑟芬（Josephine）關在一堆；八月初十的好漢，同維爾塞的侯爵們在一起；當過關員的加拉，得過勝仗的刻勒曼將軍，他連的姘頭，羅伯（Robert）畫師等，及三屆議會的議員們，都混雜在一處；將來都要同歸於盡，與丹敦，王后，阿貝耳，大女俠夏羅德科對（Charlotte Corday），麥特及路易第十六同埋骨於馬德楞（Madeleine）教堂的大墳地內。

在外省地方，雖把監視員撤回去，殺人的事卻並不停止，囚犯的數目，並不少減。新七月初七日，阿拉斯（Arras）地方的監獄裏有一千人；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監獄有三千人；士魯斯（Toulouse）有一千五百人；巴黎本城有七千人，所有這些人，都是因為尚德送命的。

（七）恢復神道 既是要崇尚美德，總要行一種奉祀的隆重典禮。這是庫通的理想，對羅伯斯庇爾提議的。新七月十一日，有人聽見他連很挖苦的說道：「羅伯斯庇爾敢於把永遠存在的神明闕走了，自己潛居了神明的地位。」此時他只要恢復神道。

新十一月初一日，羅伯斯庇爾有個宣言說道：「假使本來無上帝，我們也不得不創造一個上

帝羣衆意中，都有一位尊神看護無辜受制的人，懲罰有罪而得意的人。」新三月十七日，已經把不恭祀上帝的同事們驅逐了。庫通宣布委員會籌備大典，慶祝最高的無上尊神。庫通寫道：「靈魂清潔的人，無不覺得有承認崇奉神明之必要。」可見凡是無這種知覺的人，一定都是可憐蟲的了。

新四月十八日，羅伯斯庇爾有著名的演說，題目很大，是宗教意思，道德意思，與共和宗旨之關係，歸結在有宣布頒行神道設教之必要，於是通過一個神道設教議案。當時的市長勒斯科（Lescot）有一種迷信，他說：「因為通過這個議案，上帝必定以豐收賞法國的。」上帝誠然對這一位預言者羅伯斯庇爾，表示領他的感情！

（八）慶祝至高無上的尊神 此時是籌備慶祝尊神的大典，其實即是封這位新天使羅伯斯庇爾爲神的慶典。只要此時若有人嘗試行刺他，他一定就要作了國王的。剛好此時果然有好機會；有一天在杜培累小器作的院子，捉着一個小女孩子，在她身上找出兩把小刀。這不是又是一個女刺客科對嗎！原來有人要行刺綽號不受賄的羅伯斯庇爾。這個小女孩子，是送上斬頭臺去了，同時還拖累了五十三個無辜的人，說是這個小女孩子的同謀，其實這個小女孩子，一個也不認得。臨刑



的時候，當這個小女孩子是一個弑父的大罪犯，把黑布蒙了她的頭。爲什麼要這個小女孩子當弑父兇犯辦的呢？因爲羅伯斯庇爾，這時候是國民的父母。

新五月十六日，因爲羅伯斯庇爾要帶領許多官員於二十日行禮，先請他當了國會的議長。有幾個是反叛他的仇人投票贊成，因爲盼望如此辦法，更可以證明羅伯斯庇爾專制橫行，易於定他的罪狀。

達威得現在是奉派作共和國的大裝飾鋪陳家，忙於預備大典。馬利約瑟社內 (Marie-Joseph Chénier) 是奉命去作頌，戈瑟克 (Gosse) 及美羽爾 (Mehul) 是預備樂譜。但是羅伯斯庇爾向來不喜歡馬利約瑟，不要他的文章，此時居然以教王自居，把作頌的人逐出教外。戈瑟克及美羽爾，天天巡查各分區，監視他們練習這個新譜。當時還發出一道命令，要各家練習唱一個祈天短歌。這一場熱鬧，像一場大夢。

有許多著作家，都鼓寫過此日的慶祝大典。羅伯斯庇爾穿的是一件當時頗著名的藍色禮服，帽子上插了三色的鳥羽，先在王宮行禮，隨後在大校場行禮。在寶座上或講臺上，說了一篇很長的

堂堂大文；這篇大文章，他是請一位老教士代作的。他說完了之後，就有百千萬人高唱頌主歌。羅伯斯庇爾站在高處（代表高山）執事人們就在他面前焚香，一陣陣香烟，把他籠罩住了。這個人是向來最小心謹慎的，最嚴肅的，這個時候忽然大意，忘記了，禁不住微微一笑，表示得意。當這一笑的時候，這一位代表上帝的天使，居然自以為是上帝。

（九）微露反對羅伯斯庇爾之見端 他的前後左右，此時已發起風潮，他卻聽不見風潮初起的聲音。有一個人說道：「站在羅伯斯庇爾背後的國會議員已有煩言發生，並且有詛咒他之言。」當天晚上，有一張報議論這個新國教，就帶些挖苦的話。羅伯斯庇爾得意到輕狂了，走入雅科俾俱樂部，碰見弗社那一副慘愁的臉。

弗社原是個廢基督教的人，恰好此時當了雅科俾俱樂部的議長。他裝作與羣衆一樣，表示高興，說完幾句不相干的話之後，卻加了兩句說道：「布魯特斯（Brutus）刺刃於暴君腹中的時候，纔算是善於獻誠於上帝（指羅馬時代布魯特斯刺殺愷撒事，譯者註。）這種好榜樣，是該學的。」

羅伯斯庇爾很明白弗社的意思：過了幾天，就證明他明白弗社的意思，因為他控告弗社，說他

爲首謀害他的性命。但是這個大膽的議長所說的話，俱樂部的人拍掌喝采的。羅伯斯庇爾這是第一次顯然走錯了路。

這個時候人人的眼睛，都是很留心看他的。假使這個專制家不倒，有許多人都曉得自己是要快倒的了，變成勢不兩立的了。他對待從外省調回來的監視員，都當作是阿貝耳及丹敦的餘黨，很有苛刻的表示。從外省回來的，就是夫里龍，巴刺斯，他連弗社等。他們看見羅伯斯庇爾那副石頭臉，實在是害怕。羅伯斯庇爾當夫里龍等三個人是腐敗的，是要爲尚德犧牲的，弗社是個無神無教的，是該嚴辦的。有人說：「新四月十八日，羅伯斯庇爾坐在那裏辦公事，喊弗社的名，問他道：「弗社，你來，告訴我們是誰派你去告訴人民說是無神的？」」

弗社卻不是丹敦；弗社是向來是不用重話詛罵人的，他是專講使手段的。弗社相度此時的情形，曉得有許多人很害怕，害怕上斬頭臺。他把害怕羅伯斯庇爾的及痛恨羅伯斯庇爾的人，穿插起來，把阿貝爾的餘黨及丹敦的餘黨，也聯合起來。終日跑來跑去，從雅科俾俱樂部跑到國會，激動他們。因爲俱樂部及國會，都有一種反對羅伯斯庇爾的習慣，此時弗社要激動他們反對。此時噶爾

諾，俾約，科羅得霸，巴累都是內不自安，恐遭羅伯斯庇爾毒手的，正在要找同盟幫助。是以羅伯斯庇爾看人是看得不錯的；因為他這三個月以來，判定弗社是他最大的仇人。他那一天走入雅科俾俱樂部，看見弗社居然當了議長，（羅伯斯庇爾把這個俱樂部據為己有，當是他自己的俱樂部。）是氣極了。他自己受國人封他為神的，那一天晚上，居然又被這個弗社在議長席上發一支毒箭，射中他中心。這一箭，很在這位大教王的傷口作痛。

（十）新五月二十二日命令 羅伯斯庇爾對答弗社的話，是來得很快。三天之後（即是新五月二十二日），庫通提出一個議案，目的專在把羅伯斯庇爾最後的仇人們，都放在他掌握中。

這個議案說道：「執法遲滯是個罪惡，一切形式手續，就是公共的危險；只有辨認國賊，是免不了的遲滯，一經辨認過來，就無需遲滯，無需形式了。」這個議案的意思，就是說：「凡是被告都不許有律師辯護，陪審員是按一票一票的罪犯定罪，以後就無所謂案了，只有一種普通的告狀。例如凡是嘗試破壞自由者，毋論是用暴力，或是用欺詐，都是國人的仇敵。」這種辦法，是顯然把狄克退陀的專制大權，交與檢察長了；但是人人都曉得檢察長是聽羅伯斯庇爾指揮的。還有一節，更可以看

出羅伯斯庇爾的用意。向例凡是國民代表，自布里斯索以至丹敦，未經國會允准，是不能傳議員到法庭的。現在是改了，從此以後，只要委員一傳就要到法庭。這是專向勒戎德爾，夫里龍，他連，巴刺斯，弗社等攻擊。同時有許多人，也以爲危及自己了。有一個議員說道：「倘若通過這個議案定爲條例，我不如用手槍先把自己打死，我要求散會。」許多人都表同意。

羅伯斯庇爾站起來，決意要通過，決意要殺人，說道：「國會有許多時討論及表決議案，因爲有許多時，國會被私黨操縱；我提議，國會不要理會他們提議散會，還是往下討論，倘若必要的話，討論到晚上八點鐘。」

究竟不知道羅伯斯庇爾這個人，有什麼迷人的法術，議員們聽了他這句話，都輾下來，不提散會的話了。再過半點鐘，居然把他要任意殺人的議案通過了。

(十一) 議案撤消之後又通過。他所提的議案通過之後，他就走了，以爲一定可以殺他的仇敵了。不料到了第二天，議員們反起來了。有兩位議員部爾洞 (Bourdon) 及麥林 (Merlin) 提議通過，取消議案內對於議員的辦法。這班人犧牲國家是捨得的，犧牲自己是不肯的。

羅伯斯庇爾看得最要緊的，自然是他們通過取消任意拘拿議員這一條。他於是冒險要這幾個議員的頭，說道：「陰謀派要把高山拖走，要作一黨的魁首。」於是有許多人喊道：「請你把名字說出來！」羅倫斯庇爾這個時候應該說出姓名來的，因為議員已經惶恐到了不得，很許答應他殺他的仇人。但是他錯走了一步，不說幾句話安慰大多數的人，卻任從他們恐慌自危，他只說了一句到了必要的時候，我就說出名字來。於是議員們重新又通過取消的那一條，仍舊成立。

羅伯斯庇爾既有這個利器在手中，當天晚上，就要布置起來。他見得弗社當了雅科俾俱樂部，議長，太不妥當，又以爲他盤踞得太久了。於是攻擊弗社，弗社不是個大演說家，不善辯護。閉了會之後，從此再也不到俱樂部了，卻在黑暗中布置網羅。

十二人頭紛紛落地。在新五月二十三日至新七月初九日，這六個星期之間，是最令人恐怖的時期。因爲通過新例之後，公安委員會及革命法庭，操生殺之權，通國纔曉得極端的恐怖，是什麼情形。凡是不常到杜培累小器作店的人，都是庸懦人，羅伯斯庇爾都要撤消他們，另外換一班有膽的，敢作敢爲的，當陪審員。佛梭坦微爾曾說過：「不用見證的了！」此時的法庭，簡直的是亂殺，

每天至少也要殺四十，五十，六十個人。在這四十九日之內，巴黎一處，共總是殺了一千三百六十七人，簡直的殺人如殺豬。

巴黎滿城都是羅伯斯庇爾的便衣偵探，巡警偵察得很嚴密。人人都恐怖，處處都是危機，聽見門響，聽見人聲，聽見呼吸，都是害怕的。社會上是絕了應酬，連酒店都沒得買賣，都關了門；連妓女們都不敢到御苑裏招客。這個地方向來是最無道德的，現在卻變了一個有道德的地方。鬧到一個巴黎城裏的人，都是坐臥不寧的，天氣又熱，衆人只好不動的等着。又不知等的是什麼？從教堂裏最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起，一直到娼寮止，人人都是恐怖的，人人都是互相猜疑的，人人都可以變作嫌疑犯。昨天纔殺過人的，今日不難被人當作嫌疑犯。例如一個弗社這樣的人，他在外省亂開槍斃亂殺良民，此時被人疑他，反說他過於寬大，不能稱職。這樣看來，那個不渾身發抖人人自危呢？此時連國會都是很冷清的，許多議員們不到會，只有公安會的委員們。當議長普里爾（Prieur）被選當議長的時候，是得了九十四票被選的，到會的人數只有一百十七。（總數是七百五十人）議員們都不敢在家裏過夜。當時到會的議員們，膽小的，是一時坐在這裏，回頭來又坐在那裏，不停的換

坐位。有許多簡直的是不敢坐下，等到必要投票的時候，就悄悄的溜了。連議員們，都是彼此互相猜疑的。

什麼反對都打倒了，無所謂反對的了。羅伯斯庇爾左右的幾個死黨，簡直的是變作下賤不堪，簡直是在羅伯斯庇爾面前匍匐蛇行。巴刺斯會眼見那位布輪將軍（後來是上將），在羅伯斯庇爾寓所，幫着那個小器作杜培累的女人，同他的女兒厄利奧諾爾（Eleonore）（有許多人說厄利奧諾爾當過羅伯斯庇爾的未婚妻）削薯皮。此外還有一個名叫庫累（Curée）的，常常到小器作店伺候。他也是一個議員，後來有一天是他發起改共和為帝制的，現時在羅伯斯庇爾寓所操練伺候人主的意思學作走狗。

這時候羅伯斯庇爾最親信的死黨，只有勒巴，庫通，聖鞠斯特三個人。此外供他作走狗的，是市長夫勒力奧（Fleurbaey），內部總長黑門（Herman），國事員佩顏（Payan），議長杜馬，檢察長佛接坦，此外還有若干陪審員。這幾位陪審員及小器作匠杜培累（羅伯斯庇爾的房東），常常跟隨羅伯斯庇爾出入，當是他的衛隊。統帶國民軍的罕立奧，自然也是聽羅伯斯庇爾利用的。以上這



些人，都是羅伯斯庇爾以為可靠的，其餘的人，他都不信。羅伯斯庇爾此時抱着一個宗旨，就是從前說過的一句話：「凡是不順我的，就是逆我的！」

這個時候歐洲軍隊都敗退了，無所謂外侮的了；用不着這羣走狗橫行霸道，更用不着什麼恐怖政策了。夫勒律斯（Flourus）之捷，很可以安全國的人心了。正在規畫攻意大利，巴累曾寫道：「打勝仗，就是驅逐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很明白這個道理。聖鞠斯特警告巴累，不要規畫軍事。巴累不肯，因為聖鞠斯特的警告他，就曉得羅伯斯庇爾的計策；於是變本加厲，鼓吹出兵，張大其詞，鋪張前幾次的勝仗。

（十三）海軍的謠言 巴累又善造謠言，一到他的嘴裏，敗仗都會變成勝仗的。那時候法國的海軍打了一個敗仗，其中有一條戰船投降（已經有人證明是的確投降的），正在投降的時候，觸礁沉沒，海軍都死了。巴累卻諱敗諱降，張大其詞，說是這條戰船如何忠勇，寧願毀船沉沒，同歸於盡，不肯下旗投降。但是卻有實在打勝仗的事實，故此巴累能夠誇張。議員們聽了，拍掌喝采。羅伯斯庇爾心裏是恨極的了，因為多打一次勝仗，即多一次證明不必有狄克遜存在之必要。

然而國會還是一樣甘聽公安委員會的指揮。後來羅伯斯庇爾的仇人，曉得了攻擊羅伯斯庇爾的方法了。他們一定要首先設法使委員會內亂，然後能打倒這個委員會。一旦委員會內裏自己不和，那時候就很容易把羅伯斯庇爾交給國會了。這個計策，是在新六月起首實行的，到了七月初九日，纔成熟結果。

因為國人恐怖，是無能為力，議會是慣受束縛，愛莫能助，只好在公安委員會中布置。

15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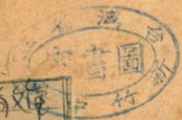


省立

新

4  
92

學



石有文庫
1016
4